

太祖紀  
定宗紀  
太宗紀  
世宗紀  
文宗紀

朝野會通

一

卷十六

U 伊 0  
2259



門外  
2269  
卷



朝野會通卷之一

本朝為國姓李系出全州○國號朝鮮元

雜記曰唐堯甲辰至洪武戊申總三千七百八十五年檀君

戊辰至我太祖壬申亦三千七百八十五年吾東方曆數大

槩與中國同帝堯作而檀君興周武立而箕子封漢興而衛

滿來宋興而高麗起至洪武壬申開國亦與高皇帝同時○荷

潭破寂錄曰我太祖以洪武壬申開國亦與高皇帝同時○荷

燕山立而中宗以太祖以洪武壬申開國亦與高皇帝同時○荷

有與廢大運之致年則正德丙寅靖國至百三年萬曆戊申光海

太祖至仁啓運聖文倫康獻大王諱君字晉初諱成桓祖弟二

子懿惠王后以至元乙亥十月十二日己未誕降于永興黑

石里茅號松軒咸興本宮殿後有手植大松軒之號因此

無恙樂戊子五月二日薨壽七十四女男奠健元楊州三十里

樂戊子五月二日薨壽七十四女男奠健元楊州三十里

明治廿九年  
九月廿五日  
縣

特  
冊  
2269  
卷



朝野會通卷之一

本朝為國姓李系出全州○國號朝鮮元○高麗時用銀瓶

雜記曰唐堯甲辰至洪武戊申總三千七百八十五年曆數大

戊辰至我太祖壬申亦三千七百八十五年曆數大

滿與中國同帝堯起而檀君興周武立而箕子封漢興而衛

潭破寂錄曰我太祖以洪武壬申開國亦與高皇帝同時○荷

燕破寂錄曰我太祖以洪武壬申開國亦與高皇帝同時○荷

立我國至百三年以正德丙寅靖國至百三年萬曆戊申光海

有興廢大運之致年歟

太祖巨字神武正義先倫康獻大王巨字君晉初諱成桓祖第二

子懿惠王后以至元乙亥十月十二日己未誕降于永興黑

石里茅號松軒咸興本宮殿後有手植大松軒之號因此

無恙泉亦泉仕高麗守門下侍中在位七年在王位十年永

樂戊子五月四日薨壽七十四五女葬健元楊州三十里

明治廿九年  
九月廿五日  
縣

妃承仁神懿王后韓氏安安川府院君卿女初封元信宅主辛

未九月二十三日薨葬海豐郡德追封齊陵豐德二日程

繼妃顯元神德王后康氏山谷象山府院君允成女丙子八月十

三日薨二男一女葬貞陵楊州十里

申壬

元年弘武十五年七月丙申高麗侍中裴克廉等以恭愍王妃安氏

命奉璽寶勸進王遂即位于松京壽昌宮王隆準龍顏身長聳

直耳大絕倫天使汪泰等服其神彩相語曰奇哉耳也鷄林君

李達秉嘗於餞席桓祖行酒達秉立飲王行酒乃跪飲曰此子

異人必能大子之家業因以子孫屬之後達秉子犯死罪王思

其父而特原之登白雲峯有詩曰引手攀蘿上碧峯一菴高卧

白雲中若將眼界為吾土楚越江南豈不容嘗占一聯云三尺

劍頭安社稷崔鐵城瑩遽續曰一條鞭未定乾坤人皆歎服是

時高麗運屬訖內訌外侵王則符膺木子有僧得獻異書於智

乘猪下復正三夢受金尺夢神人自天執金尺而授之曰慶侍

少慈持此正樹起德源枯椽負花落鏡墜夢八破屋負三椽而

國非公而誰鏡墜宣無聲王感此言建寺上窟號釋王其僧乃無學云而符

命著矣破紅巾復王京擊走元丞相納塔出却逐偽王塔帖木

兒大膊倭寇于雲峯東南以平時辛禍與崔瑩決策攻遼王至

威化島諭諸將曰若犯上國獲罪天子盍與諸君除君側之惡

以安生靈乎於是回軍渡鴨綠江乘白馬御彤弓白羽箭立於

岸上軍中望見相謂曰古今來世安有如此人乎建黃龍大旗

由崇仁門入圍花園請出崔瑩流高峯尋誅之塚上草先是童

謠云西州城外烟先往來其間李元帥願言救濟黔蒼至是果

驗廢辛禍立王瑤盡心輔改革私田汰冗官置科田於圻內以

優士大夫設軍田於州郡以養師徒以至鄉里津院皆給之田  
田有定制國有成法憤汚吏之殘民也庸師之養寇也授鉞大  
臣巡諸道而行黜陟以令長之出於胥吏也乃陞其秩而重其  
選用臺諫六曹之保舉縣置宰驛置丞立家廟而設忌祭廣學  
校而置教授文治既洽武威遠宣天與人歸功高忌集會王西  
行陞馬肩輿而還侍中鄭夢周恕王威德日盛使臺諫先劾趙  
浚鄭道傳南閻尹紹宗南在趙璫等流遠州將以上及王時靖  
安君廬于齊陵聞變馳還用鄭擢計欲使佟豆蘭殺夢周豆蘭  
曰我公不知之事余何敢為乃令趙英珪趙英茂等擊殺夢周  
於善竹橋鞠流臺諫禹玄寶等召趙浚等還至是受禪百官班  
迎于宮門西王下馬步行入殿避御座立楹內受群臣賀乃敕  
前朝中外大小臣僚領職如舊遂還于邸前此夕旱翌日丁酉

兩人心大悅○大司憲閔開等上疏一曰立紀綱二曰明賞罰  
三曰親君子遠小人四曰納臺諫五曰杜讒言六曰戒逸欲七  
曰崇節儉八曰嚴官衛上嘉納之○命政府六曹臺諫各舉賢  
良遺逸○策開國功臣益安大君芳毅等三十九人○殺監察  
金扶、過侍中趙浚筭曰雖作大家何能久居浚必為他人有  
矣浚聞之以告命置極刑會護軍李扶奉常少卿許晔有不遜  
語上聞之笑曰帝王之興不係世類尚矣大明皇帝亦以匹夫  
得天下世類之說何足介意諫官固請只流于外○八月以宜  
安君芳碩封王世子上召裴克廉趙浚于內殿議建儲貳克廉  
等曰時平立嫡世亂先功康妃潛聽哭聲聞于外遂退出浚日  
更召議上重康妃意在芳蕃克廉等以芳蕃狂率其季稍可遂  
冊宜安君○鄭道傳等勅敕流入李種學等禹洪壽洪命洪得

即玄寶之子也。初玄寶族人金戩為僧時，奸其奴妻生一女，嫁禹延生。道傳之母道傳始仕時，洪得等輕侮之，每遣除臺省，不署告身。道傳心懷憤怨，又感種學崇仁，至是與南閭潛謀杖殺種學。崔乙夢禹洪壽李崇仁金震陽禹洪命禹洪得孫興宗黃居正金輅等。○始開經筵，時經筵之設，徒有其名，諫官疏請日開經筵，講大學衍義，乃命大司成劉敬內史舍人柳觀更日入直，進講大學衍義，又命左散騎常侍曹廣書洪範以進。○冬十一月，追王四代，立陵廟，令奉常寺造四世神主。穆祖謚曰仁文，聖穆墓曰德陵，咸妃孝恭王后李氏安陵同原。慶與府南有赤池，中有圓峯，高三十五步，圖四十步，四面沮洳，穆祖陵在峯上，其葬也。中國人求相之曰：後必有子孫興王者，王后陵在北，同原。太宗十年，因野人之亂，遷二陵于翼祖謚曰康惠，聖翼墓曰智陵。安妃貞淑，咸與府塔蘭北同塋。翼祖謚曰恭毅，聖度墓曰義陵。咸妃敬順王

王后崔氏淑陵

文度祖謚曰恭毅，聖度墓曰義陵

咸妃敬順王

后朴氏純陵

咸桓祖謚曰淵武，聖桓墓曰定陵

咸妃懿惠王后

崔氏和陵同原

桓祖之喪，王求得福地，有二緇髡，在山上，下曰王立，追與俱歸，再拜流涕，而請之二僧，遂指示之，曰：君穆祖初請擇於二者，王遂占上穴，蓋長者懶翁，少者無學也。穆祖初

居全州，以山城別監之，因妓搆釁，徙三陟，全之民從之者百七十餘家，尋浮海至宜州。

德湧珠里，又移居幹東之地。慶沒于元

為元南京五千戶，所達魯花赤布德行仁肇基，王迹翼祖承襲

千戶，諸千戶忌而謀害翼祖，走馬至赤島，水廣六百步，深不可

渡，忽水退，翼祖與夫人共騎一白馬而渡，從者畢涉，水復大至，

賊至不得渡而去，翼祖無子，緇妃崔氏親往襄陽洛山寺觀音

窟祈祝，夜夢衲衣僧來告，必生貴子，其名曰善來，未幾度祖生

小字曰善來，少時有感夢射龍之異，血流滿地，故名赤池。○十

二月，高麗禮儀判書金澍還入中國，澍善號龍巖，如皇朝賀節，還

到鴨綠江聞我朝開國寄書柳夫人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  
更二夫吾渡江無所容其身我知夫人有娠若生男名曰陽燧  
生女名曰命德乃送其朝衣服及靴但以此為信夫人下世後  
以此合葬為我夫婦之墓且以到江上還向中朝之日為我忌  
日葬後勿用誌文墓碣遂還八中原居于荆楚乃以十二月二  
十二日為諱日即江上發書日也夫人解媿得男名之曰陽普  
改燧為普也陽普文科宣慰使玄孫應箕左議政萬曆丁酉冊  
封日本之行有幕下許惟誠者自稱先生之裔因言先生家荆  
楚生三女許即女婿之一二女之後多登仕籍者云且欲見新  
谷之金蓋先生卜居善山之新谷聾之下而人只知為善山之  
金不知新谷地名故其後不得與許相見也崇禎庚午趙績韓  
知府事建祠于月澗之上張旅軒扁之曰來格祠○貶奉常博

士崔蠲等蠲議鷄林君鄭熙啓謚曰安煬安荒安惑上問蠲曰  
熙啓元勳也但論其過不舉其功何也下巡軍獄鞠之杖百流  
金海更謚熙啓曰良景○改國號曰朝鮮初遣知中樞府事趙  
胖如京師告即位也禮部移咨曰欽奉聖旨覆載之間主生民  
者巨微莫知幾何然或興或廢豈偶然哉三韓臣民既尊李氏  
人各樂天之樂乃天命也又勅國更何號星馳報來即遣藝文  
學士韓尚質奏請國名明年使還欽奉聖旨東夷之號惟朝鮮  
之稱甚美且其來遠矣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牧民永昌後  
嗣於是大赦國中除高麗之稱用朝鮮之號先是番讖中有早  
明之文而人莫論其義至是果驗鄭道傳曰今天子以武王之  
命箕子者命殿下名既正矣言既順矣嗚呼天子之德無愧於  
周武殿下之德亦豈有愧於箕子哉將見洪範之學八條之教

復行於今日。孔子曰：吾其為東周。豈欺我哉。○立高麗王廟於麻田郡。上愍王氏不祀，命有司以太祖惠宗成宗顯宗文宗元宗忠烈恭愍八君立廟祠之。世傳麗太祖微時常遊仰巖寺，及其廟於此。世宗朝有司言宗廟只祀五室，而前朝廟乃祭八位，不合於禮。遂以太祖顯宗文宗元宗有功德於民，只祀四君。文宗朝名曰崇義殿，訪得遠孫王脩禮錫爵崇義監，秩視六品。宗親俾奉其祀，擇麗朝名臣配享。一云太宗下教，配以卜智謙、洪儒申、崇謙、庾黔、弼、襄、玄、度、徐熙、姜邯贊、尹瓘、金富軾、金訖礪、趙冲、金方慶、安佑、李芳實、金得培、鄭夢周等十六人。明宗朝增秩三品。世襲殿使王太祖畫像在豐基龍泉寺，萬曆丙子命該司具儀仗移安于崇義殿。高麗之亡，放諸王氏於海島，謀臣皆曰：不除必有後患。使善水者穿其舟，潛入海底，水浸半舟，有僧與王氏有素者，在岸上舉手呼之。王氏即口占一聯曰：一聲柔櫓滄波下，縱有山僧奈爾何。山僧痛哭而

酉癸

返○太祖夢麗祖衣七章之服，含憤而言曰：予統合三韓，功在生民，爾若滅我子孫，則未久反受其報。太祖驚悟，乃赦王氏。璣源所載一○追贈妃韓氏為神懿王后。○冊康氏為顯妃。紙姓名

二年定八都界號。中曰京圻，西南曰忠清。其西抵海，故馬韓地。

東南曰慶尚。其東南抵大海。南曰全羅。其南抵大海，後西曰黃海。

西北曰平安。地為高麗，所有後入新羅。東北曰咸鏡。地為高麗，所有後入新羅。

○幸公州鷄龍山，權近赴行在，命撰定陵碑文。賜銀盤一面于陪從諸臣，射賭之皆不中，權近平生一不操弓。是日一箭中之，得銀盤人皆曰：射以觀德比之謂也。○遣李恬賫納高麗印信。○改定官制，倣麗朝初設二府都評議司掌國政，義興三軍府掌軍政，判評議司事，領三軍府俱正一品。軍國大事皆決焉。又命三軍府置舍人，所設教導官，令大小臣各舉



人才分隸文武之業其經學曰明體適用之堂兵學曰先計制  
勝之堂律學曰欽恤之堂籌學曰詳明之堂射學曰觀德之堂  
醫學曰濟生之堂童蒙以上未入仕者皆屬焉

成甲

三年遣使請改本國宗系之誣先是罪人尹彞李初反入中國  
誣國系為高麗逆臣李仁任之後欽差內使黃永奇等齎至告  
祭海嶽山川祝中有李仁任嗣某之語故具奏卞誣是年趙溫  
回自京師言祖訓云朝鮮國王系是李仁任之後中宗十四年  
李緄孟得大明會典以來本國註云李仁任及子諱祖太凡敘王  
氏四王云○夏遣靖安君宗朝京帝以本國遣人賫金帛至遼  
東誘遼東邊將又說女真潛渡鴨江下詔責之上表辨明畧曰  
至若行禮於遼東是亦景仰於上國當使价往來之際有賓主  
交接之儀在禮則然於誘何敢其有女真隸于東寧既皆作軍

而當差安肯遣人而說誘但遼東都司起取脫歡不死之時其  
管下人民或有不即隨行者由彼安土非臣勒留無所供於我  
邦各自守其舊業鄭道博之辭也帝以表辭倨傲益怒命遼東  
毋納朝鮮使、至不得入而還者五輩上諭送親男靖安君與  
趙畔南在奉表如京師過燕府燕王禮待甚厚靖安離燕在道  
遇燕王朝京下馬路側王手開輿帷溫言良久靖安至京敷奏  
詳明引見再三優禮遣還乃命通朝聘之路太宗還語人曰我  
觀燕王非久為藩王者文皇帝每見我國人輒曰朕嘗見汝國  
王真天人也○冬十月上入耆社時上春秋六十御諱題壁上  
賜宴耆英諸臣以御筆賜與土田職獲○十一月定都漢陽本  
高句麗南平壤城百濟近肖古王自南漢來都高麗忠肅王時  
衛尉丞金謂碑用道詵菑識疏請還都遣尹瓘等審視回奏三

角山白嶽之南山形水勢符合古方請於主幹大脉壬坐建都  
為南京種李樹擇李姓為尹王亦歲一巡狩埋龍鳳帳壓之至  
是上初幸鷄龍欲都之叅判柳觀上定都論曰去年春定都鷄  
龍民咸憂之以其形勢狹隘而土地汚下道里不均而水路迺  
遠也今之遷漢陽也民咸喜之曰漢陽形勢土地道里水路與  
松京相若以民心觀之漢陽誠殿下天命之所都也上從之命  
鄭道傳南閭李穰等相宅以前朝忠肅王所營宮闕基址狹隘  
更相其南亥山為主坐壬向丙十二月始役命青城伯沈德符  
摠其役翌年九月太廟及宮闕成奉四王神主百官班迎于盤  
松亭輦輿設儀仗鼓吹安于新廟命判門下府事權仲和行移  
安祭是月移御新宮命道傳名新宮諸殿名新宮曰景福臣按  
宮闕人君所以聽政之地四方之所瞻視臣民之所咸造故壯

其制度示之尊嚴美其名稱使之觀感漢唐以來宮殿之號或  
泐或革然其所以示尊嚴而興觀感則其義一也殿下即位之  
三年定都于漢陽先建宗廟次營宮室越明年乙亥親服袞冕  
享先王先后于新廟宴羣臣于新宮蓋廣神惠而綏後祿也酒  
三行命臣道傳曰今定都享廟而新宮告成嘉與羣臣宴享于  
此汝宜早建宮殿之名與國匹休於無疆臣受命謹拜手稽首  
誦周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甯景福請名新宮曰  
景福庶見殿下及與子孫享萬年太平之業而四方臣民亦永  
有所觀感焉然春秋重民力謹土功豈可使為人君者徒勤民  
以自奉哉燕居廣廈則思所以庇寒士生涼殿閣則思所以分  
清陰然後庶無負於萬民之奉矣故并及之名燕寢曰康寧殿  
洪範九五福三曰康寧蓋人君正心修德以建皇極則能享五

福康寧乃五福之一舉其中以該其餘也然所謂正心修德在衆人共見之處亦有勉強而為之者在燕安獨處之時則易失於安佚而警戒之志每至於怠矣而心有所未正德有所未修皇極不建而五福虧矣昔者衛武公自警之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遺有愆相在甬室尚不愧于屋漏武公之戒謹如此故享年過九十其建皇極而享五福明驗已然蓋有用功嘗自燕間幽獨之處始也願殿下法武公之詩戒安逸而存敬畏以享皇極之福聖子神孫緜承傳于千萬世矣於是稱燕寢曰康寧名東小寢曰延生殿西小寢曰慶成殿天地之於萬物生之以春成之以秋聖人之於萬物生之以仁制之以義故聖人代天理物其政令施為一本乎天地之運也東小寢曰延生西小寢曰慶成以見殿下法天地之生成以明其政令也名燕

寢之南殿曰思政殿天下之理思則得之不思則失之蓋人君以一身據崇高之位萬人之衆有智愚賢不肖之混萬事之繁有是非利害之雜為人君者苟不深思而細察之則何以別事之當否而區處人之賢否而進退之自古人君孰不欲尊榮而惡危殆也哉親近非人為謀不減以至禍敗者良由不思耳詩曰宣不甬思室是遠甬孔子曰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書曰思曰睿、作聖思之於人其用至矣而是殿也每朝視事於此萬機輻輳皆稟殿下降勅指揮尤不可不之思也臣請名之曰思政殿又名其南正殿曰勤政殿其門曰勤政門天下之事勤則治不勤則廢必然之理也小事尚然况政事之大者乎書曰警戒無虞罔失法度又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舜禹之所以勤也又曰自朝至于

日中昊不違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之所以勤也人君之不可  
不勤如此安養既久則驕逸易生又有諂諛之人從而道之曰  
不可以天下國家之故疲吾精而損吾壽也又曰既居崇高之  
位何獨猥自卑屈而勞苦為也哉於是或以女樂或以遊畋或  
以玩好或以土木凡所以荒淫之事無不道之人君以為是乃  
愛厚不自知其入於怠荒漢唐之君所以不若三代者此也然  
則人君其可一日而不勤乎然徒知人君之勤而不知所以勤  
則其勤也流於煩碎苛察不足觀矣先儒曰朝以聽政晝以訪  
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此人君之勤也又曰勤於求賢遂於任  
賢臣請以是為獻名其東西二樓曰隆文隆武曰文以致治武  
以戡亂二者如人之有臂不可偏廢也蓋禮樂文物燦然可觀  
戎兵武備整然畢具至於用入文章道德之士果敢用力之夫

布列於中外是皆隆文隆武之至庶見殿下文武并用以臻長  
久之治焉名午門曰正門天子諸侯其勢雖殊然其南面出治  
則皆本乎正蓋其理一也若稽古典天子之門曰端門端者正  
也今稱午門曰正門命令政教必由是門而出審之既允而後  
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托矣敷奏復逆必由是門而入  
既允而後出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闔之以絕異言  
竒邪之民開之以來四方之賢此皆正之大者也○宮四門南  
曰光化北曰神武東曰建春西曰迎秋都城八門正南曰崇禮  
讓亭正北曰肅清正東曰興仁正西曰敦義東北曰惠化西北  
曰彰義東南曰光熙西南曰昭義又有水口門此兩門以出喪  
葬者也○都城內外四十九坊東部所管十二坊崇信蓮花瑞  
雲德盛崇教  
燕善規德泉達興  
盛彰善達德仁明南部十一坊廣通好賢明禮太平薰陶誠  
明樂善貞心明詰誠身禮成中

部八坊澄清瑞麟壽進堅平西部八坊仁達積善餘慶皇華北

部十坊廣化通明俊秀順化義通坊名皆鄭道傳所撰道傳

蓋進與畫同音○文廟告成上親裸抱齋叢話曰松京山谷環

故也後改壽重○文廟告成上親裸抱齋叢話曰松京山谷環

臣跋扈者漢都西北高而東南下故長者為輕支子為重

相承明公巨卿率多支子矣○芝峯類說曰俗謂負兜岳有出

去之狀故以餅餌而留之也盤松亭在於慕華館北世傳有松

餅市峴蓋以餅餌而留之也盤松亭在於慕華館北世傳有松

避而於此國初猶此

四年改鑄印信○奉化伯鄭道傳纂進經國大典倣周禮六官

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

曰事典命河崙更為詳定名曰經濟六典有元集有續集世

宗朝六典謄錄倣二典世祖朝折衷六典著為經國大典成宗

朝有後續錄中宗朝有續錄肅廟朝有輯錄通考英宗有續大

典○庚申夜上召鄭道傳等諸勳臣置酒張樂酒酣謂道傳曰

寡人之得至於此卿等之力也相與敬慎期至子孫萬世可也

道傳曰願殿下毋忘墜馬之時臣亦毋忘鎖項時則子孫萬世

可期也上曰然工歌文德曲目道傳曰此卿所撰進卿宜起舞

道傳即起舞遂賜龜甲裘歡甚乃罷○卜壽陵於楊州上令三

南方伯物色求無學至谷山高遠山掛印松枝芒鞋抵草卷一

室於此僧曰三峯當方伯躍進執手與歸上待以師禮問定

都之地無學乃至漢陽曰以仁王作鎮白岳南山為龍虎鄭道

傳曰自古帝王南面而治遂主白岳無學曰垂二百年當思吾

言新羅義相秘記云都漢陽者若聽僧言稍可久存若鄭姓人

上問藏衣之地無學乃占地於楊州曰殿下世世皆葬于此即

健元陵也或云定虜衛崔山者世居是地甚富厚獻其宅于上

上受為賜甲第田宅今其近處有崔將軍墓石云俗傳太祖

陵田過一塊曰子自此  
忌夏遂名忌夏塊云

國初楊州牧使辭朝時自內還給肅拜  
箔子蓋待以城主云○恭讓王瑤卒追封王爵○以李穡為韓  
山伯還給禹玄寶職牒鄭道傳與玄寶有宿怨請穡玄寶置極  
典上曰卿勿再言浚召穡待以故舊置酒歡洽賜科田百二十  
結米豆三百石及酒肉曰卿已老矣宜復食肉以養體時穡事  
佛斷肉故有此教又賜村尾造居等尋封韓山伯仍為義成德  
泉等五庫都提調玄寶給職牒牧隱碑陰記云嗚呼當禍廢黜  
先生謁穡於驪又嘗以迎穡為請又嘗以立前王子為言鄭道  
傳執言以罪先生者此也先生以戊辰自請朝京也皇帝引見  
數四從容賜語則其時先生所以為麗朝計者宜無不至而今  
見於史者只請親朝一句而已及彙初之事亦將以有為也而  
吉昌之狀只言忌公者誣以遣彙初于上國其事首尾無以考

子丙

焉又我太祖即位召先生至闕先生以布衣自坐一處曰老夫  
無座而獨其係本朝官爵則是強引先生為我人似若是為我  
朝之重者然此非獨誣先生而實所以少我之德也今去先生  
殆三百年而公論之難泯如此是可與俗人言乎哉  
五年命平壤伯趙浚等都城正月徵西北安州以南民丁十一  
萬九千就役二月晦放軍八月徵三南民丁七萬九月畢役城  
周九千九百七十五步高四十尺二寸○遣藝文學士權近朝  
京帝以賀正表有戲侮字怒徵撰表人鄭道傳稱疾近請曰撰  
表之事臣與鄭摠亦預知摠今赴京臣亦願往上密賜黃金贖  
行近至禮部扣頭對曰臣等生於海外學未通方便王忠誠不  
能別白於絀續臣等之罪耳帝然之待以優禮命題賦詩十八  
篇勅賜酒饌妓樂使之遊觀三日帝親製長律詩三篇以賜勅

仕文淵閣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許觀景清等相周旋帝聞而嘉之丞補老實秀才乃命遣還○八月顯妃康氏薨侍中趙浚等請以功臣一人守陵三年永為恒式命安平府院君李叙為守陵官初卜安巖洞以有水不用丁丑正月葬于皇華坊號貞陵太宗己丑移葬于惠化門外沙河里○建璿源殿于永興府柎祖舊邸奉安太祖晬容一日初昏時有呼入聲自殿中而出守卒驚起趨前則火起竈外因得撲滅恩○濟州置牧使判官濟本毛或騎牛而過殿前輒昏到移時○羅國南海中小國幅員四百里海路九百七十里○十二月都統使金士衡往征一歧對馬島上親餞南門外以藝文大提學南在為都兵馬使明年正月班師

丑丁

臣發近縣丁夫營神聖王廟于麻田○特赦都按撫使朴子安死子安罪當刑其子實詣靖安邸痛哭請命靖安君即詣闕啓之內官曰此秘事也何得知之靖安曰刑人殺人國之大事外人豈有不知之理遂入啓上悟惡令赦之子安方漆面禡衣刀刃已具忽望野中一騎馳來以笠揮之刑官驚怪停刑遂得不死實本無才能而靖安賢其救父使掌禁旅位至二品○命都堂勸僧徒營產上惡僧徒身死其弟子有以寺社奴婢稱為法孫相傳相訟思革其弊令有司勸究以聞○琉球國王遣使稱臣奉箋暹羅國遣使獻方物○命青海伯李之蘭本姓佟名豆蘭賜姓李女人招安女真麗時自義州至陽德等長城以防野人至是使之蘭招安之於是被髮之俗盡襲衣冠與國人相婚嫁服役納賦同於編戶女真之先出自勿吉居肅慎之地至有改号靺鞨是為渤海國附于高麗開元中置黑水部其後部民

之在南者繫籍于遠号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遠号生之蘭金女真在極邊者曰黃頭女真後避遠與宗改名曰女直

牌千戶河羅不花子恭愍時之蘭率其部屬東到江居北青太祖一言契合常宿一處自此昭烈之闕張辛禍嘗試諸將射太祖三試皆居首豆蘭戎之曰奇才不可示人多也上深謝之豆蘭喪母持服居廬祭祀以禮不用浮菑法從太祖征胡拔都威化之役先拘長子為質及還逃至軍賁回軍之策不從善竹之難助皇朝征建奴封青海伯陪太上於永興還豐壤後即上書請出家落髮被緇獨留鬚髯曰可以表丈夫也有四子皆顯仕在京而使不得三子一時請由來覲即令還杜門絕交遊年七十二以微恙沐浴坐化諸子在朝未奔從人燒取舍利藏之浮屠只以衣冠葬壬辰以前行路不敢騎牛馬過前云時判書金世德妻尹氏有穢行改嫁徐義又惡而出之憲司効之李仁任受尹賂以妻之蘭 ○行符信之制義興三軍

府啓曰漢之徵兵始用羽檄後用虎符蓋高祖出入兵間熟究利病故也請依此制凡內外動兵之事故奉教旨以符發之無符而召兵者以擅發論從之○遣都宣慰使鄭道傳畫定郡縣地畧許以便宜以手書賜衣酒曰外面書三峯行次開拆相別日久思想殊甚欲遣辛中樞往問行役崔兢適來備知動止稍自慰解今將襦衣一領以備風露春寒若時自愛以既邊切不具月日松軒居士著菑書

庚戌

七年置有備庫傳旨都堂曰藝祖別立內庫嘗語近臣曰朕闕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使蓄滿五百萬緡以贖山外諸郡然則宋祖內帑之立非為私也今予置有備庫所以專應軍需其所入錢穀布帛令三司量入為出如有兵興臨時取旨量宜調度○五月高皇帝崩皇太孫立○刑曹判書柳觀請慎用刑法啓曰



人之氣稟不同或有真犯而能耐捶楚終不招承者或有被誣而不忍苦毒終不脫免者掌刑者惟喜承服設法外之刑其罪未著而已斃挺下有違暱上好生之德乞令中外只依律拷問法外之刑一切禁斷當令辨其辭色驗其證左要明其真偽上嘉納之○鄭道傳南閻等伏誅冊永安君為王世子初道傳等附芳碩忌諸王子請依皇子封王例分遣諸王子於各道上不答仍謂太宗曰外間之議不可不知宜諭諸兄戒慎之下者安慎言世子異母兄有天命者非一道傳曰即當除之義安君和密告太宗至是上寢疾道傳托以移御召王子八來欲仍以作亂令其黨在內謀之李茂亦其黨也潛泄其謀於太宗時太宗與諸兄恒宿勤政門外元敬王后遣宮奴金小斤懇請太宗勿詣闕太宗拂衣而出曰諸兄皆在禁中不可不使知之后與弟

無咎無疾等潛備兵馬以為應變之計太宗至闕與益安君芳毅懷安君芳翰上黨君李伯卿等走延秋門分遣人召政承趙浚金士衡等浚方對卜者占吉凶連促乃來俄而朝士多來赴者柳曼殊亦率子來李茂曰此亦芳碩黨也命斬之并殺其子道傳方會南閻妾家明燈歡笑使李淑蕃縱火道傳走入隣舍軍人執詣太宗前太宗曰汝既負王氏又欲負李氏耶立斬之子游泳亦被殺追殺南閻卞仲良曰吾自近日歸心王子矣太宗曰彼口肉也斬之仲良亦附芳碩疏請罷王子勤政以南一兵權至是執詣軍前仲良云空黎明上移御清涼亭趙浚等率百官啓道傳罔之等之罪請改封世子上謂芳碩曰於汝便矣芳碩拜辭而出請出芳蕃上曰世子已矣汝則出去何妨乎芳蕃出自西門外太宗執手言曰汝不聽吾言以至於此好去好去也都堂追殺芳蕃於是中

外皆欲以靖安君為嗣太宗固讓請以永安君為世子定宗曰  
當初定議建國至於今日之事皆靖安之功我則不可為也太  
宗固讓定宗曰然則我當有以處之也遂立永安君為世子芳  
蕃死時年十八太祖悼念二殤屢幸僧舍供佛資福世宗以廣  
平為撫安後以錦城為芳碩後慶順宮主亦神德出嫁李濟是  
亂濟亦死太祖親剝宮主髮泫然流涕○策定社功錄義安君  
和等十七人○九月禪位于世子尊上為上王○上王幸咸興  
初遜德源又如咸興太宗遣使問安冠蓋相望未敢導達其情  
成石磷太祖舊交自請往白馬布衫若過客然下馬燃火為炊  
飯狀太祖望見喜甚即引見石磷因從容陳人倫處變之道太  
祖變色曰爾無乃為爾君緩頰來耶對曰若然則臣之子孫必  
喪目為盲矣兩宮從此遂合石磷長子至道自腹中為盲至道

子昌山君龜壽及其子皆盲於胎次子發道無嗣石磷

字子修  
号曰獨

谷位領議政策佐命功臣  
封昌寧八十六卒謚文景

年六十母病革乃焚香祈禱俄而母

曰是何聲也天賜我几杖曰有子至誠如此可扶而起病尋愈  
人歎其誠感嘗禦倭律當刑忽假寐有人告曰公著萬冠無憂  
自解曰以萬冠頭不祥莫甚竟貸死後為首相曰吾夢萬冠者  
乃高官也筆法為一世所重一云太宗物色求無學送至咸興  
太祖留宿與語未嘗不言太宗之短如此數十日一日夜半進  
說曰某誠有罪然殿下愛子已盡殲矣只有此人若其絕之殿  
下平生辛苦之大業將托之誰與其付他人無寧與我之血屬  
太祖頓然之遂有回鑾之意然不欲入城初戾道遙山留數月  
遂如豐壤因筭官而居無學遂不知所終咸興問安使至輒用  
法無得還者判中樞

朴淳挺身請行自持子母馬人咸興望行在即故繫其子于樹  
騎其母以進子母踟顛相呼徘徊不前既上謁也太祖怪而問

之憾然不怡留與局戲適有鼠抱其子陳自屋角至死不相舍  
公推局泣罔譬益切太祖乃許回蹕公得命即辭行在諸臣力  
請赦之上度其已渡龍興江授使者鈞曰若渡江勿追也公中  
路病滯草至江登舟遂斷其腰時有詩曰半在江中半在船太  
祖大痛曰予終不負良友遂決意南還太宗聞其死錄功贈官  
命盡工盡其半身以京馬妻任氏聞訃後自到死○太祖還自  
咸興太宗出郊親迎太祖以國寶投之曰爾之  
所欲者此也今可持去太宗揮淚三辭而受○太祖少蘊器

局勇略絕倫豁達有濟世之量至仁好生出於天性敦睦九族  
雖袒免之外撫之甚篤與庶兄元桂庶弟和友愛極至恒常共  
處迎和母定安金氏至京邸事之甚謹進見之時常跪於階下  
初桓祖薨元桂自以為嫡嗣忌太祖會太祖之蒼頭有訟於官  
欲為良者元桂與其妹康祐妻合謀連結其人欲作亂未果太  
祖不以介意待之如初元桂麗朝功臣封完山君坐歐殺人當  
死太祖欲拯之力請再三不能得甚悼之撫育諸孤婚嫁之祐  
妻家貧太祖憐之多給田僮開國之後元桂之子皆拜高爵即

祚浚改御諱鄭道傳撰表德以君晉為獻曰從日從一日出之  
始也晉明升之義天日之升其明廣照而陰翳消釋萬象昭然  
此人君初政之清明而羣邪屏息萬法俱新也天日既升其明  
漸進即人君始自踐祚傳于萬世云々

朝野會通卷之一

朝野會通卷之二

定宗紀

定宗恭靖

懿文莊武  
溫仁順孝

大王諱

字

初諱

太祖茅二子神懿

王后至正丁酉七月朔日誕降于咸興歸州洞茅仕麗朝官

至將相太祖即位封永安君有十五男八女在位二年在上王位十

九年永樂己亥九月二十六日薨壽六十三葬于厚陵豐德

二日程

妃

順德溫  
明莊懿

定安王后金氏

慶州

判禮賓寺事贈門下侍中天瑞之

女

無嗣

壬辰六月二十五日薨葬厚陵

卯己

元年

建文元年

作楮貨以贍民○知中樞朴苞作亂伏誅懷安君芳

翰安置于外定社之浚苞自以功多反居人下快不平抵芳

翰等因博戲誘之芳翰信之欲請太宗至其家因作亂太宗欲

朝野會通卷之一

朝野會通卷之二

定宗紀

定宗恭靖

懿文莊武  
溫仁順孝

大王諱

暉字

初諱

太祖茅二子神懿

王后至正丁酉七月朔日誕降于咸興歸州洞茅仕麗朝官

至將相太祖即位封永安君有十五男八女在位二年在上王位十

九年永樂己亥九月二十六日薨壽六十三葬于厚陵豐德

二日程

妃

順德溫  
明莊懿

定安王后金氏

慶州

判禮賓寺事贈門下侍中天瑞之

女

無嗣

壬辰六月二十五日薨葬厚陵

元年

建文元年

作楮貨以贍民○知中樞朴苞作亂伏誅懷安君芳

翰安置于外定社之浚苞自以功多反居人下快不平抵芳

翰茅因博戲誘之芳翰信之欲請太宗至其家因作亂太宗欲

卯巳

101

1

朝野會通

十七

朝野會通卷之一

朝野會通卷之二

定宗紀

定宗恭靖

懿文莊武  
溫仁順孝

大王諱

光遠

初諱

太祖茅二子神懿

王后至正丁酉七月朔日誕降于咸興歸州洞茅仕麗朝官

至將相太祖即位封永安君有十五男八女在位二年在上王位十

九年永樂己亥九月二十六日薨壽六十三葬于厚陵豐德

二日程

妃

順德溫  
明莊懿

定安王后金氏

慶州

判禮賓寺事贈門下侍中天瑞之

女

無嗣

壬辰六月二十五日薨葬厚陵

元年

建文元年

作楮貨以贍民○知中樞朴苞作亂伏誅懷安君芳

翰安置于外定社之後苞自以功多反居人下快々不平抵芳

翰等因博戲誘之芳翰信之欲請太宗至其家因作亂太宗欲

卯巳

100

1

朝野會通

十七

朝野會通卷之一

朝野會通卷之二

定宗紀

定宗恭靖

懿文莊武  
溫仁順孝

大王諱

字

初諱

太祖茅二子神懿

王后至正丁酉七月朔日誕降于咸興歸州洞茅仕麗朝官

至將相太祖即位封永安君有十五  
男八女在位二年在上王位十

九年永樂己亥九月二十六日薨壽六十三葬于厚陵豐德

二日程

妃

順德溫  
明莊懿

定安王后金氏

慶州

判禮賓寺事贈門下侍中天瑞之

女

無嗣

壬辰六月二十五日薨葬厚陵

元年

建文  
元年

作楮貨以贍民○知中樞朴苞作亂伏誅懷安君芳

翰安置于外定社之浚苞自以功多反居人下快不平抵芳

翰茅因博戲誘之芳翰信之欲請太宗至其家因作亂太宗欲

卯己

往忽病作不果芳榦姻族李來以告太宗義安君和完山君天祐詣邸告變擁太宗上馬李淑蕃先登力戰芳榦子孟宗善射是日疾作不能執弓太宗恐芳榦遇害連呼勿犯吾兄芳榦馳入成均館後洞棄弓而卧軍人追執之芳榦曰誘我者朴苞也時上王及上皆在松都聞芳榦補兵歎曰三韓多世族大家子甚怪焉収苞誅之芳榦放于免山不絕屬籍後以病死孟宗至世宗朝因臺啓賜死○策佐命功臣李佇等三十八人○始令史官入侍經筵門下府上䟽曰前朝之末荒淫無度憚史官直言使不得近宜鑑前失令史官日侍左右記言動時政以為萬世弘規上從之○二月遷都松京上幸齊陵親行寒食祭歷臨開城登壽昌宮北苑顧謂左右曰以前朝太祖之智建都于此宜偶然哉時漢陽宮闕初初閭闔未備百官軍民皆懷舊都太

上王亦思之不置遂以三月戊寅上奉太上王遷都上每進見太上王留儀衛於洞口以數騎入從容侍話而退○置集賢殿令文臣更日會講初麗仁宗改延英為集賢置文學之士國初有名而無實至是大司憲趙璞請多置書籍令文臣帶館閣者更日而會論經義備顧問乃以趙浚權仲和趙璞權近為提調官文臣五品以上充校理七品以下充說書正字改集賢為寶文閣○復行都政法門下府䟽言歲末循資之政尚矣以都歷狀覈其勤慢而陞黜之使新授者得翌年之祿以供某年之事名曰歲末都目政請一依成憲行除授之法上從之○以沈德符成石磷為左右政丞上侍太上王從容言兩政丞皆乞解何以處之太上王曰趙浚金士衡人傑也然苟力辭則沈德符成石磷可代也於是拜



庚辰

二年復行各品告身署經臺省之法○二月冊靖安君為王世子世子八見上王上王曰為之而不可得而不為而亦不可得汝既為儲嗣軍國之事勉之賜所御笠進酌極歡而罷○三月始祭先蚕○命罷私兵麗末官不籍兵諸將各占私兵號曰牌記大將元年罷家兵只留勳親典兵大司憲權近上疏言私兵祇以生亂未見其益今又不罷則將來之禍不可不慮又况外方軍馬分屬諸節制使番上之煩徵發之擾其弊甚多請以京外軍馬屬三軍府私門直宿一并禁斷上與世子議即日罷諸節制軍馬悉放還其家○命河崙更定官制改都評議司為議政府中樞院為三軍府左右僕射為左右使中樞院丞旨為丞政院丞旨復置藝文館大學士一員學士二員掌三軍及都摠制以下不得無議政府事○命宗室期大切親皆封君並與駙馬

勿任以事後權近言也○設重試河崙言儒者登科則棄卷不講自今各年及第悉令重試以備擢用上從之○五月罷宮甲學正鄭以吾疏言殿下既命東宮監務乃於宮中別置三軍府多養宮甲請罷之於是即罷鎮撫所甲士只留潛邸時麾下百人○七月上尊號于太上王曰啓運神武上率世子百官朝德壽宮進玉冊金寶頒赦中外○禁賤隸之城內騎馬○九月上與世子詣德壽宮獻壽太上王作詩曰年雖七十心相應上屬對曰夜已三更興不窮盡歡而罷○召高麗注書吉再至尋乞還許之再字再之海平人八歲母隨父赴官再留外家遊南溪偶得石鰲歌曰鰲乎鰲乎汝亦失母乎吾亦失母乎吾知其烹汝食之汝之失母猶我也是以放汝因投水號泣隣里感涕十六作詩曰臨溪茅屋獨聞居月白風清興有餘外客不來山鳥

語移床竹塢卧看書學於商山朴蕢遊牧圃陽村門始聞至論  
我太宗在潛邸相從講磨情義甚款丙寅登科丁卯國家攻遼  
作詩曰龍宙正東傾短牆水芹田畔有垂楊身雖從衆無奇特  
志則夷齊餓首陽己巳門下注書庚午棄官歸金烏山牧隱贈  
詩曰軒冕倘來非所急飛鴻一箇在冥冥及聞驪興之訃不食  
菜果鹽醬方喪三年至是召至京授奉常博士不謝恩上書於  
東宮曰再於昔日得侍殿下讀書泮宮今之召臣不忘舊也再  
欲上謁即還至於從仕非再志也東宮曰召之者吾也官之者  
上也再遂上書曰臣本寒微仕於辛氏之朝擢第至門下注書  
臣聞女母二夫臣無二君乞放歸田里以遂臣不事二姓之志  
孝養老母以終餘年上嘉其節義優禮以遣復其家監司南在  
贈詩曰高麗五百獨先生一代功名豈足榮凜凜清風吹六合

朝鮮億載永嘉聲及世宗即位太宗曰再不事二君真義士也  
宜官其子以旆其忠遂駟召其子師舜除宗廟副丞師舜將赴  
召再戒之曰汝當效我向高麗之心事汝朝鮮之主隣里有寡  
婦守節曰吉注書嘗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吾故不  
敢貳其夫矣再卒賜賻給造墓軍後贈左諫議大夫魚無迹題  
吉注書故里詩落高標吉注書金烏山下閉門居首陽薇蕨  
嚴遺草粟里田園晉故墟萬古名垂扶大義至今人過式前閭  
男兒生世誰無膽立峯巒摠起余稟神即樂哥鳳溪人○上禪位于王  
世子判三司李茂奉教書知申事朴錫命奉國寶詣仁壽府上  
為世子即位于壽昌宮尊上為上王上尊號曰仁文恭睿○上  
性質純謹志行端方長於武略從太宗征伐屢立大功太祖將  
開大業每與太宗密議定宗以長子避不與焉太祖呵責不已

及開國定宗無尺寸功其心迹誠無愧於秦伯危疑之際受禪  
居位逐諸王子削髮為僧其防微慮患亦至矣王妃金氏每因  
太宗入見諫上曰殿下何不觀其目乎宜速傳位以安其心定  
宗從之以上王居別宮太宗既臨御克盡友愛之道盡還諸王  
子錫爵有差定宗居間養病十九年子孫衆盛名公巨卿多出  
苗裔尹月汀為承旨見曆帝朝日記上下教曰恭靖王乃無廟  
碑此是開典遂上謚安宗其後因稱恭靖而安宗之謚竟  
不稱不知何故○寶鑑曰曆宗九年命  
議恭靖王廟号因申叔舟議格不行大肅宗辛酉校理吳道一  
疏請遂上謚曰定宗

朝野會通卷之二

朝野會通卷之三

太宗

太宗恭定

聖德神功文武  
睿哲成烈光孝

大王諱

字

太祖第五子神

懿王后以至正丁未五月十六日辛卯誕降于咸興歸州洞

第中高麗進士文科官至密直司代言後封靖安君十二男  
十八女

在位十八年在上王位四年永樂壬寅五月十日薨壽五十

六葬于獻陵廣州三  
十里

妃

彰德  
昭烈

元敬王后閔氏

驪

領敦寧府事驪興府院君霽女

誕四  
男

庚子七月十日薨葬獻陵

定宗庚辰十一月受禪王見高麗政散慨然有濟世之志河崙  
素好相人傾心附之每見必謂人曰斯人蓋天英氣太祖以家  
門無儒業者令太宗就學神德王后聞其讀書聲每歎曰何不

及開國定宗無尺寸功其心迹誠無愧於秦伯危疑之際受禪  
居位逐諸王子削髮為僧其防微慮患亦至矣王妃金氏每因  
太宗入見諫上曰殿下何不觀其目乎宜速傳位以安其心定  
宗從之以上王居別宮太宗既臨御克盡友愛之道盡還諸王  
子錫爵有差定宗居間養病十九年子孫衆盛名公巨卿多出  
苗裔尹月汀為承旨見齊宗朝日記上下教曰恭靖王乃無廟  
諱恭靖王廟号因中叔舟議格不行大肅宗辛酉校理吳道一  
疏請遂上謚曰定宗

朝野會卷之二

朝野會通卷之三

太宗

太宗恭定

聖德神功大武

大

芳

字

太祖第五子神

懿王后以至正丁未五月十六日辛卯誕降于咸興歸州洞

第中高麗進士文科官至密直司代言後封靖安君十二男  
十八女

在位十八年在上王位四年永樂壬寅五月十日薨壽五十

六葬于獻陵廣州三  
十里

妃

彰德  
昭烈

元敬王后閔氏

驪

領敦寧府事驪興府院君霽女

誕四  
男

庚子七月十日薨葬獻陵

定宗庚辰十一月受禪王見高麗政散慨然有濟世之志河崙  
素好相人傾心附之每見必謂人曰斯人蓋天英氣太祖以家  
門無儒業者令太宗就學神德王后聞其讀書聲每歎曰何不

及開國定宗無尺寸功其心迹誠無愧於秦伯危疑之際受禪  
居位逐諸王子削髮為僧其防微慮患亦至矣王妃金氏每因  
太宗入見諫上曰殿下何不觀其目乎宜速傳位以安其心定  
宗從之以上王居別宮太宗既臨御克盡友愛之道盡還諸王  
子錫爵有差定宗居間養病十九年子孫衆盛名公巨卿多出  
苗裔尹月汀為承旨見齊宗朝日記上下教曰恭靖王乃無廟  
諱恭靖王廟号因中叔舟議格不行大肅宗辛酉校理吳道一  
疏請遂上謚曰定宗

朝野會卷之二

朝野會通卷之三

太宗

太宗恭定

聖德神功大武  
睿哲成烈光孝

大王諱

道德太祖第五子神

懿王后以至正丁未五月十六日辛卯誕降于咸興歸州洞

第中高麗進士文科官至密直司代言後封靖安君十二男  
十八女

在位十八年在上王位四年永樂壬寅五月十日薨壽五十

六葬于獻陵廣州三  
十里

妃

彰德  
昭烈元敬王后閔氏

驪

領敦寧府事驪興府院君霽女

誕四  
男

庚子七月十日薨葬獻陵

定宗庚辰十一月受禪王見高麗政散慨然有濟世之志河崙  
素好相人傾心附之每見必謂人曰斯人蓋天英氣太祖以家  
門無儒業者令太宗就學神德王后聞其讀書聲每歎曰何不

為吾出乎辛禍時登第太祖拜謝闕庭感極流涕及拜提學太祖喜甚令人讀官教至再三己卯九月在楸洞潛邸敬德宮天欲曙而星稀白龍見于寢室之上大如楹有鱗光彩燦爛頭上正向御在兩侍女金氏坐簷下見之走告執膳人金小斤等出見俄而雲翳不知所止至是受禪位○十二月壽昌宮災下教求言叅贊門下府事權近上疏一曰誠篤孝今既即尊萬機至煩日親朝誠難為之宜於每日三次遣臣致膳問安每旬一次親詣觀省不備法駕但率禁衛以從簡便必竭誠敬務悅其心必欲如舜文王之事親二曰勤德政臣嘗朝京隨班文淵閣中親見皇帝每日昧爽坐朝聽政臣今依其法撰進儀註伏望舉而行之三曰接朝士願自今常坐正殿終日接見卿士其有出外辭行者自外來朝者無論官品貴賤皆賜接見溫言以慰

清問以聽則羣臣皆有感激之心殿下周知民間之事其益豈不弘哉四曰勤經筵殿下日御經筵疑神講究方寸之天義理昭著聖學豈不由是而益進哉五曰廢節義前朝侍中鄭夢周本以寒儒蒙太上薦拔之恩以至大拜其心豈不欲厚報太上且以才識之明豈不知天命人心之所歸豈不知王氏危亡之勢豈不知身不保然惟專心兩事不貳其操是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花山君金若恒以前朝執義當開國之初推戴之臣多其親友誘以建義之謀乃守臣節固執不應當皇朝罪責戒國之日受命入朝被拷掠終不屈此二人宜加封贈錄其子孫以勵後人前注書吉再苦節之士自以嘗事偽朝不欲臣於今日其守雖曰過中革命之後為舊君辭職者惟此一人豈非高士哉苟不肯來即令祿門復戶以光聖朝褒賞節義之典六

巳辛

午壬

曰行厲祭凡無祀之鬼厲祭之法一依洪武禮制施行上皆從之贈鄭夢周領議政謚文忠金若恒篋成并錄用子孫

元年建文三年上之誕日海豐道節度使柳殷之獻無逸菡蓂子○

六月帝遣通政寺丞章勤文淵閣待朝端木禮領誥命印章

二年永樂元年設申聞鼓以通下情○燕兵入皇京建文帝出遁太

宗即位○太上王至自咸興○徵高麗進士元天錫不至天錫

自獬豸谷文章贍富學問該博見麗季政亂隱居原州雉岳山

躬耕養親與牧隱諸公注來酬唱傷時感慨上徵時嘗就學及

登極屢召不起親幸其第亦不得見只召當時爨婢賜食物官

其子潤豐基郡守天錫嘗著野史直書禍昌辛王之卡納于橫

守之又題其表曰吾子孫不如此則不可開見至曾孫行時祀

宗後奔會相與語曰戒等豈以不似先祖自處不同此積于遂

間之驚曰此吾等滅族之物即投火惟詩二卷在多詠時事遂

顯註解辛禍以前曰國家恭謹以後則曰國入戎朝但云新國

也李退溪曰國家萬世後當從耘谷議論申象村彙言云禍昌

時事當以元天錫所記為信史鄭寒岡為東伯祭其墓曰山有

薇蕨可以無飢室有琴書可以自怡聘幣殷勤星宿雍容萬古

空山一縷清風○命侍讀金科無時召對每聽政之暇引入便

殿講論賜酒料亦竭其所知以對如有所疑質諸權近以對上

聰明好讀書嚴立課程讀史每徹卷○帝遣都御史俞士吉等

領登極詔遣左政丞河崙賀登極崙與副使趙璞議曰天子既

與天下更始吾王之爵祿印章不可因舊遂申禮奇以奏帝遣

使賜誥命印章賜書褒美賜宴清和亭○作號牌法○左政丞

沈德符卒仕麗朝為將相屢征倭寇封青城府院君入我朝以

翊戴功追封青城伯甲戌城松都又懿治漢陽官闕七十四卒

謚恭靖仁恕恬靜喜愠不形為將相二十年庫無餘財諸子有

除授軌示其手足駁瘵曰我出入勤勞方能臻此汝曹何能坐  
 致爵位生季子道生學淳居後娶○其父龍明廟末代益理安仁  
主有遷出者乎夢有老人謂予倦足沈家祖光  
願勿埋瘞其巫奉以來遂官其奉祀者因祭之  
 三年置鑄字所上慮本國書籍鮮小遂用古註詩書左傳字範  
 銅為字隨其所得印之命李稷等監其事出內府銅以支用名  
 曰丁亥字世宗庚子改鑄其字樣小而得正名庚子字甲寅又  
 用為善陰陽字鑄之比庚子字差大以印綱目即今所謂訓義  
 也文宗命安平大君書以改銘之名壬申字世祖命姜希孟書  
 以改銘名乙亥字其後欲印圓覺經命鄭蘭宗書之字體不正  
 名乙亥字成宗用王荆公歐陽公集鑄之字體小而尤精名辛  
 卯字又得中國新板綱目鑄之名癸丑字○幸益安大君芳毅  
 之第芳毅扶出跪泣上亦泣下賜鞍馬鷹子遂置酒曰兄病矣

煩君久坐欲還芳毅曰殿下幸臣家不易臣亦病不能上謁今  
 日願見臣醉卧仍扶立而舞上亦起舞  
 四年以薛補為元子諭善上謂稱曰今為元子設僚屬欲薰陶  
 漸染以成德也侍直皆功臣子弟也其父兄子已任用其子弟  
 元子他日亦將用之世輔翼不亦美乎  
 五年復都漢陽○平壤府院君趙浚卒字子明号松堂策開國定社功臣領議政  
謚文忠配太祖廟庭按江原巡到旌善詩祿蕩東溟知有日居民洗眼待  
 澄清識者知有大志初太上在潛邸雅聞浚名召語大悅擢大  
 憲事無大小悉咨之浚感激思効知無不言立經陳紀興利除  
 害革私田以厚民生世家巨室怨謗沸騰浚論執益力太上排  
 羣議而行之即位之夕召浚入卧內曰漢文自八代邸夜拜宋  
 昌為衛將軍卿知其意乎因賜都統使銀印畫角形方曰五道



成丙

亥丁

子戊

兵馬皆委卿搃之遂拜侍中平壤伯策勳第一上龍潛嘗過浚  
迎之中堂置酒甚謹獻大學衍義一帙曰讀此可以為國上聞  
訃痛哭與世子親臨吊慰○江陵大關嶺山竹結實狀如穗實  
似真麥黏如薏苡味如唐黍人摘取為酒會成吉道和州有土  
形色似黃蠟作餅粥味如木麥

六年帝遣太監黃儼迎涪州銅佛儼欲上先拜佛上曰藩國禍  
福在天子不在佛當先見天子使臣豈拜吾土銅佛儼仰天良  
久微笑許行禮遂不拜佛

七年遣世子朝京師上幸梁哲院餞行及到京皇上待之甚厚  
引陞龍床執手慰諭御製七言長篇以寵之令陪臣和進留邸  
日六部尚書輪答對飯其還經曲阜謁孔子廟

八年浚慕華樓南池功久未就憲府劾提調朴子青上怒召責

持平崔自海勸啟家左司諫金汝知曰臺臣以言為責今挫辱  
如此非所以貽後世也即命臺臣就職○傳旨禮曹自今再嫁  
子孫不置仕板○五月太上王昇遐帝遣禮部郎中林觀以太  
牢賜祭上以衰服行禮於文昭殿以冕服拜受謚詰以衰服行  
焚黃禮於文昭殿○命戮大司憲孟思誠持平朴安信于市已  
而釋之思誠與安信鞠平壤君趙大臨不啓而拷訊之上大怒  
將戮之思誠倉皇失措安信登車無惧色呼思誠曰何恟也令  
邏卒取瓦片以磁尖書之曰臣職不供甘受死恐君留殺諫臣  
名瞋目語獄吏曰若不上聞則我為厲鬼以殺汝矣上見而霽  
威杖流安信藝文大提學謹貞肅少個儻不務學父母戒之不從科期已  
迫不得已入場為壯元為翰林先進侵辱萬端不勝憤自升其  
座人謂自許免身奉使日本海寇抽刃入舟一人搖手不得安

信踞胡床從容指揮賊畏不敢近一行賴金子以昌以犯憲自  
刎新安館○驪興府院君閔霽卒霽號漁隱聰明絕人不事家  
產嘗謂子無咎無疾等曰汝等驕盈不悛必敗己丑後無咎無  
疾因宗親府啓并賜自盡後無恤無悔因元敬王后違豫入闕  
俟世子獨在告曰臣兄豈謀反世子生長臣家願蒙恩德曰舅  
氏家門不善矣此言傳播鞠無恤等以宋氏故后付死尋因政  
府啓賜死

丑巳

九年禮曹佐郎鄭孝復應旨疏曰屯田是萬民之所共惡女子  
非宦官之所宜蓄此而不禁臣之未解一也兵不在多唯其精  
官不必備惟其人不急之官多無用之兵衆民安得不困國安  
得不貧臣之未解二也僧徒何補於國受職牒乘肥馬乎倭奴  
何德於民船粟米周飢饉予臣之未解三也嗚呼功同而賞有

高下者從其貴賤也罪一而罰有輕重者以其親疎也夫如是  
則賞何能勸罰何能懲哉臣之未解四也嗚呼政不足與聞也  
人不足與適也安得事：舉之惟願殿下崇儉節用以厚民生  
卑宮惡衣以移風俗賤貨而貴德勿蓄言利之臣享本而抑末  
痛禁游手之徒正賦之外不納進獻用物之外不許營繕事必  
師古勿立新法如承大祭無輕民事脅從罔治以示至仁勿聽  
無稽之言勿用不詢之謀勿侮老成之人三復七月之詩潛心  
無逸之書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善行為今日之善行臯陶伊傅  
周召之所以戒君者便作今日之耳聞勿恃富貴勿恃崇高勿  
恃甲兵之多城郭之完山谿之險常懷戰兢之心敬天命畏小  
民上覽之祿歎御筆批點功同罪一四句擢拜獻納○悉罷外  
戚封君○議政府筭成事權近卒近

字可遠  
号陽村

十八登第恭愍怒

曰年少者亦登科耶李穡曰其鬼將大用不可少之也前元遺種遺使領赦近與鄭夢周等致書都堂竟不納貶益州著入學菑說依太極菑及中庸章句說作天人心性合一之菑考定禮經節次又於易詩書春秋先儒之無明釋難折衷者以其所見卞其改趣摠名淺見錄李退溪曰陽村學術淵博為此菑說極有證摠後學安敢妄議得失但恐啓後學穿鑿傳會之病耳申企齋家有陽村畫像金慕倫拜之曰此公於吾道有功宋圭菴不拜曰是失節人也申象村曰權近麗末名大夫也其被罪一則以牧隱一則以陶隱苟使當時安於流放則其文章名論烏下於二公而鷄龍一頌遽作開國寵臣既降之後位不滿三司并不享六旬所得微矣有人作詩譏之曰白晝陽村談義理世間何代夏無賢叅佐命功封吉昌君五十八卒謚文忠有集四

十卷

庚寅

十年以知甲事朴錫命知議政府判六曹事錫命少時與定宗同寢夢黃龍在傍視之乃定宗也由是奇之及即位寵眷隆重十年之內為知申至是有是命問誰能代卿任喉舌者對曰丞樞府都事黃喜真可人喜未幾為知申卒為名相○罷戶布麗亦有戶布之征至是上曰雖為軍需無故取民非法也悉罷之十一年追廢鄭道傳黃居正孫興宗為庶人禁錮子孫於中朝太僕卿祝孟獻之還也李穡子孫以河崙權近所撰行狀托孟獻求銘於中朝至是孟獻以國子助教陳璉所撰碑文授通事出送其文有恭讓君立用事者忌公不附已劾貶長端等語上覽之曰璉為知穡之行事叙之詳密乎於是政府諫院請崙近種善之罪崙四疏自辨且言南閩鄭道傳殺李種學李崇仁事

辛卯

辰壬

即命憲司戮宗果從兩人指孫興宗杖種學不死縊殺之黃居  
正杖崇仁腰不死橫載馬上馳送傍邑而死上曰道傳等懷私  
怨喉使臣枉殺無辜予非為死者報仇為天下萬世計也乃有  
是命閭以開國功臣勿論○罷諸神祀及祝壽齋麗時於德積  
白嶽松岳木覓等處春秋令巫張女樂祀之謂之祈恩每歲設  
侑祝壽至是命罷之○改定宗廟薦新禮上曰薦櫻必於五月  
朔宗為固滯禮曹承命稽考凡自今新物之及時出者不待朔  
望不卜日不出主而薦若值朔望依例薦新從之○定樂章次  
第禮曹上元會樂章次第上曰夢金尺受寶錄是夢識之說豈  
可為樂章之首乃以觀天庭受明命為樂章之首

十二年臺諫請鞠高麗掌令徐甄不從甄坐金震陽之黨退居  
衿川有詩曰千載神都隔渺茫忠良消二佐明王統三為一功

巳癸

何在却恨前朝業不長因此請治上作色曰高麗之臣不念其  
君是亦夷齊之流可褒不可罪也宣廟朝因脩撰訐翁陳請贈  
司諫致祭其墓川

十三年定八道經界改監務為縣監二年○上幸全羅道○罷

禮賓寺養魚米上聞以陳米養池魚月費十斗曰人有飢饉而  
不能救何用養魚其罷之○命王氏後裔在民間者從便居住  
時有言高麗宗室庶有孽子在民間巡禁司雜治是宗上曰開  
國之初高麗宗姓不得保全非太祖本意二三大臣之策也予  
欲保全遺裔今後王氏之後或自現或為人所告者並從便居  
住以安其生○定訊杖度數判巡禁司事朴嘗見訊杖無定數  
歎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乃啓訊杖一次以三度為恒式  
十四年初亂敦寧府以廢宗親之非太祖後而不得封君者及

午甲

外戚諸姓上曰親戚苟皆賢也隨才任用可也苟不賢也而任  
用之或陷罪咎赦則廢法論則傷恩予之亂此官欲盡親之  
道不至廢法傷恩也○漢山府院君趙英武卒英武病葦上欲  
幸其第仗衛已列聞卒而止悼甚素膳輟朝問河崙曰大臣之  
卒三日輟朝無乃薄乎霍光魏徵之卒皆輟朝五日卿知之乎  
乃命代言韓尚德致祭親臨其殯○遣使勅諸道堤堰上曰周  
禮禘人以防止水以溝瀆水所以興水利以厚民生也遣李殷  
禹希烈韓雍等分巡郡縣相其地以盡蓄止導洩之方以為水  
旱備○親臨試士讀卷官河崙取三試卷以進上曰當用焚香  
壯元古事信手抽之乃權蹈也上喜曰予悼蹈父近之早沒今  
得其子壯元聊復自慰顧崙曰此榜乃予門生卿等不得為自  
家桃李也崙不敢受禮謁○改官制政府置議政三員正一品左

右贊成各一從一品左右叅贊各一正一品舍人檢詳司錄俱極一

時清瑩錄事都史皆用初出身文官其後錄事用庶人都史以

書吏為之諫議大夫為左右司諫皆通政補闕為獻納拾遺為正

言中丞為執義侍御史為掌令執端為持平成均祭酒為司成

十五年幸江原道○除戶牌法○右代言徐選請庶孽子孫勿

許東西班正職以別嫡庶之分姜希孟紬之曰所謂子孫子

孫也遂為定法宣廟朝兵判李珥因邊警建白納粟許赴文

武科而不許顯職仁祖朝副學崔鳴吉請通庶孽議下廟堂定

為事日以登科後許要不許清稟裁而未行鳴吉秉銓以數三

人擬三曹即後崔錫鼎為吏判引此事復請施行明各集

十六年安城君李淑蕃有罪杖流淑蕃恃功驕傲視同列如奴

隸命召則稱病不赴中使伺候絡繹不絕而絲竹闌於內堂欲

未乙

甲丙

官人則書名小簡伴人奏之以故親戚朋友布列膳仕大起甲  
第於敦義門內惡聞車馬奏塞城門至是臺諫論其不忠無禮  
之罪杖流咸陽淑蕃以純金帶贈知申金墩以求還墩每朝必  
摩挲其帶時拱龍飛御天歌問詳知先朝事者墩舉淑蕃駟召  
之以白衣詣闕達官宰樞皆後生爭趨拜謁淑蕃揮手止之曰  
少時某也信宗余亦意其為令長之兇果然矣其意氣傑傲不  
少屈如此○晉山府院君河崙卒字大臨号浩亭第佐命崙嘗  
守醴泉盡私羣婢縱淫無忌都事欲置下考監司金湊止之曰  
觀河氣杖非久屈一縣者遂居最後湊預定社之亂其妻跪於  
崙馬首曰我是金湊妻也崙遂力救得免氣量深厚喜怒不形  
素好相人因閔睿見上曰蓋天英氣吾相人多矣未有如公之  
二甥者遂求見上傾心交結為忠清監司上龍潛往餞其家崙

佯醉覆饌盤汚御衣上大怒而起崙隨之不捨上恠問之對曰  
王子事危矣所以覆饌者將有傾覆之患也於是引入寢室問  
計薦安山郡守李淑蕃率官中奴僕及貞陵移安軍先奪軍器  
監進園景福宮張幕於南門外又設一幕及崙來居其中遂佐  
成定社之功為相務存大體定官制作楮貨金評掛書紛然而  
上終不撓至是使咸吉道巡審陵寢夢見太祖甚怒及覺得病  
卒于定平上悼甚流涕素膳七日命入殯京第親臨賜謚文忠  
及韓珪之卒上謂趙末生曰晉山之淚未乾汚城又卒誰知予  
今日之心因失聲而哭曰三功臣會盟之時凡六十餘人今十  
餘年而存者不過三十感念存沒寧不悲乎仲月功臣之會欲  
以已沒之功臣嫡長趙官代父其有故未赴者亦以嫡長代之  
十七年焚讖緯諸書上曰古者葬期有制今或謂某年月犯某

酉丁

子孫生日如子孫衆多者或至二三年而不葬俚俗無知不可  
不變若不燒除後世見理不明者必深惑矣命朴訥等往書雲  
觀索陰陽書妖誕不經者悉燒之戊戌誠寧君之喪上謂趙末  
生曰吾從三月之制而書雲觀以太歲壓子本命忌之以已然  
言之辛未先妃之葬是年乃予太歲壓也戊子太祖安陵之日  
壓上王本命此其不足信之明驗也此葬當用定制其諭雲觀  
○講武海龍山上曰家世業武賴太祖勸學讀書登第田獵非  
予所好春秋講武國家大事亦不可廢然簽丁驅禽心所未安  
任宗泰安海州之行悔之何及雖畿內之行不欲調民只發防  
牌一二千足矣○命承政院檢察宦官傳旨曰昨夜因微恙問  
掌膳者不在乃知宦官擅自遣出自今政院每夜點檢入直宦  
官及掌膳者○立奴婢大限法○以駙馬權跽子聃擢拜同知

敦寧府事跽二子聰聃年十餘拜敦寧直長一日仕衙探崔擊  
都正猝至不及迎都正怒立庭面責聃入訴上笑曰為汝官卑  
故也立拜同知令及衙未罷視事都正大驚出迎上爰之常臥  
膝上侍臣有長髯者聰拔刀剔棄之羣臣請其罪上曰朝廷之  
禮不可不嚴聰罪當誅然願從諸公貸其生命幽于崇禮門外  
歲餘上稱疾篤羣臣皆泣上太息曰予有孫聰病中思念畏朝  
廷不敢見因泣下羣臣頓首請赦○重新學宮路郟沂二公於  
配位陞子張於十哲命卞季良撰碑豎之○繫掌令李倣於獄  
已而釋之倣劾知議政府事朴經政府請下倣攸司治從之既  
而謂金汝知曰李倣事未為不是大臣予所敬重故不得已從  
之予今老矣不宜以此示後嗣遂宥之○咸傳霖卒傳霖

蘭溪策開國封東  
原刑判謫定平

太宗置酒廣延樓酒酣聯句傳霖進曰儀表

戊戌

四方歸一德上應聲曰間關萬里為三韓仍命二王子行酒日暮罷剛直有守敏於吏治國朝歷八道監司惟傅霖一人耳○李孟昉卒孟昉牧隱長孫文學筆法有稼牧風位至二公以非罪蹉跌且無子有詩曰自從人道起於寅父子相傳到此身我罪伊何天不吊未為人父鬢絲新悲松都詩曰五百年来王氣終操鷄搏鴨竟何功英雄已逝山河在人物南遷市井空上苑鶯花微雨後諸陵草樹夕陽中我來此日偏多感往事悠々水自東夫人妬悍搆家患因得此病流寓而卒

十八年六月廢世子禔冊忠寧君為世子禔為世子知上意在忠寧即陽狂而讓之文武百官以禔失德合辭請廢上欲立禔長子羣臣以廢父立子為難請擇賢上曰忠寧天性聰敏好學不倦通達治體予欲立之羣臣皆賀以是月丙申冊忠寧大君

為世子廢禔為讓寧大君放于廣州其廢也柳廷顯獨贊其議黃喜李穰皆固執以為不可左遷謫外世宗即位首入為相○八月上禪

位於世子政府六曹諸功臣等排闥直入呼天痛哭上不聽御報平殿趣召世子授以大寶移御蓮池洞別宮世子隨至奉大寶親詣內庭固辭不允遂即位軍國重事皆稟于上王殿下上以衮冕御仁政殿授冊寶于進冊官朴訔進寶官李原至壽康宮上之辛丑上太上王號○上王誅兵曹判書朴習叅判姜尚仁賜沈溫自盡上王以兵曹有所失命鞠其堂即尚仁車裂習斬領議政次沈溫舜連押送水原使之自盡一云此獄宗廟恒

○愚伏集以為推戴事○一說溫以國舅為首相奉使天朝還渡鴨綠江被遠流水、原賜死臨謂家人曰世、勿與朴氏為婚相也人謂朴訔以左相於溫之死有言故深恨之云蓋都松周沈誣即溫之第一日與兵判語今之号令出於二處大不知殿將廷中事歷白之故外間大小事無不上聞以此沈誣之言



亦有上聞者上王聞之震怒遂命鞠治乃以為此豈神証之言  
 必出於上聞之意故其一察暗依如此之心柳廷顯李稷等皆言  
 其不善朴嘗亦曰温以國舅拜首相及不加左相之位其貪權  
 曹右相之例兼戶刑工温驕甚無權必欲得左相之位其貪權  
 毀法之意以亦可見上王曰人情孰不欲執權左相以言似不  
 湏邪也及温到水原上王使人問其曲直温曰以言在臣赴京  
 之後敬與邪言人下之上王又使謂曰朴習已死何殺可下卿  
 乃王犯之文只令賜死以此言說家世守之與朴氏不敢議  
 親狎縣令沈蔭贊於

妻孥錄賤案世宗朝議政李稷等啓曰沈温之死太宗命卜善  
 地給棺以葬雖因禁府之請籍沒妻孥而下旨令勿使後恭妃  
 殿下方為國母安氏身為官賤深為未便漢昭帝上官皇后  
 父安彘不軌伏誅而其妻追尊為敬夫人置園邑請法漢故事  
 削賤籍還賜爵帖英廟召知申事郭存中等論曰禁府錄賤籍  
 時朴嘗對以非自己之罪且中宮之母沒為官賤不可柳廷顯  
 固請之乃命姑錄賤案又有議者謂罪人女不可為王妃太宗

曰惡是何言也恭妃萬無動搖之理太宗嘗御內殿予亦侍側  
 大妃曰恭妃之母錄賤甚不可湏改之太宗曰當改之事未施  
 行遽為賓天子雖知父王之志然未施行故未敢開說也恭妃  
 外祖安天保奉巢長養恭妃且其年甚老生死難期故去甲辰  
 冬恭妃往其第設宴慰之大臣謂王妃之尊不可與賤人相接  
 故使只見祖父近日言者多以母子之間不可如此隔絕且國  
 后之母為賤人於恩義亦不可今大臣之言如此除其賤籍還  
 給爵帖並免其子女且母子不相見于今屢年豈無迫切之情  
 某日恭妃當往安氏第卿等知之東園雜記○上王謁健元陵還至  
 野次上遣長川君李從茂獻酒饌上王歡甚曰今日下淚者三  
 子之子非不多也不得俱在前眼一恨也前日孝寧忠寧朝夕  
 出入定省今忠寧為國王未得數見二恨也在位十九年水旱

之災無歲無之三恨也時恭靖王避暑在廣津上王與上幸東郊臺山邀恭靖王置酒極歡而罷上王乘白馬而還中路下馬召知申河演曰予素愛此馬今以遺主上乃命尚察改鞍以進上王在壽康宮上移御昌德宮後宮中道往朝後宥晝日而還一切事務皆稟焉○臨薨教曰旱災方甚死若有知必使是日得雨此後每忌辰日十五必雨世謂太宗雨○王曾與李穡朝京回至渤海有二客船同行及半洋山田橫颶風大作二船皆覆王所乘船亦幾不救人皆驚仆王神色自若

朝野會通卷之三

朝野會通卷之四

世宗紀

世宗莊憲

英文善武  
仁聖孝明

大王諱

字

太宗第三子元敬王

后以洪武丁丑四月十日壬辰誕降于太宗漢陽潛邸初

封忠寧君有十四女在位三十二年景泰庚午二月十七日

薨壽五十四葬英陵

初奉獻陵西岡睿宗元年移奉昭廟

妃

宣仁昭憲王后沈氏

秘青領議政青川府院君溫女初封恭

妃八男二女丙寅三月二十四日薨葬英陵

戊戌八月丙戌受禪即位于景福宮○始開經筵講大學衍

義上嘗謂許稠曰予聞中朝士大夫進退帝前絕無俯伏之禮對曰中朝萬機皆決於帝人衆事煩無暇為禮稠又曰太宗欲本國女服悉從華制臣啓曰臣昔赴京過闕里入孔子

之災無歲無之三恨也時恭靖王避暑在廣津上王與上幸東郊臺山邀恭靖王盃酒極歡而罷上王乘白馬而還中路下馬召知申河演曰予素愛此馬今以遺主上乃命尚察改鞍以進上王在壽康宮上移御昌德宮後宮中道往朝從容盡日而還一切事務皆稟焉○臨薨教曰旱灾方甚死若有知必使是日得雨此後每忌辰日十五必雨世謂太宗雨○王曾與李穡朝京回至渤海有二客船同行及半洋山田橫颶風大作二船皆覆王所乘船亦幾不救人皆驚仆王神色自若

朝野會通卷之三

朝野會通卷之四

世宗紀

世宗莊憲英大善武 仁聖孝明大王諱柯字宗太宗第三子元敬王

后以洪武丁丑四月十日壬辰誕降于太宗漢陽潛邸初

封忠寧君有十四男在位三十二年景泰庚午二月十七日

薨壽五十四葬英陵初奉獻陵西岡睿宗元年移奉昭廟

妃宣仁昭憲王后沈氏松青領議政青川府院君溫女初封恭

妃八男 二女丙寅三月二十四日薨葬英陵

戊戌八月丙戌受禪即位于景福宮○始開經筵講大學衍

義上嘗謂許稠曰予聞中朝士大夫進退帝前絕無俯伏之

禮對曰中朝萬機皆決於帝人眾事煩無暇為禮稠又曰太

宗欲本國女服悉從華制臣啓曰臣昔赴京過闕里入孔子

之灾無歲無之三恨也時恭靖王避暑在廣津上王與上幸東郊臺山邀恭靖王置酒極歡而罷上王乘白馬而還中路下馬召知申河演曰予素愛此馬今以遺主上乃命尚察改鞍以進上王在壽康宮上移御昌德宮後宮中道往朝從容盡日而還一切事務皆稟焉○臨薨教曰旱灾方甚死若有知必使是日得雨此後每忌辰日十五必雨世謂太宗雨○王曾與李穡朝京回至渤海有二客船同行及半洋山田橫島颶風大作二船皆覆王所乘船亦幾不救人皆驚仆王神色自若

朝野會通卷之三

朝野會通卷之四

世宗紀

世宗莊憲英大善武仁聖孝明大王諱元正太宗第三子元敬王

后以洪武丁丑四月十日壬辰誕降于太宗漢陽潛邸初

封忠寧君有十四男在位三十二年景泰庚午二月十七日

薨壽五十四葬英陵初奉獻陵西岡睿宗元年移奉昭廟

妃宣仁昭憲王后沈氏松青領議政青川府院君溫女初封恭

妃八男二女丙寅三月二十四日薨葬英陵

戊戌八月丙戌受禪即位于景福宮○始開經筵講大學衍

義上嘗謂許稠曰予聞中朝士大夫進退帝前絕無俯伏之

禮對曰中朝萬機皆決於帝人衆事煩無暇為禮稠又曰太

宗欲本國女服悉從華制臣啓曰臣昔赴京過闕里入孔子

家廟見女服畫像與本國無異但首飾異耳事竟不行中朝之禮何可盡從乎○始以衮冕謁文廟禮判許稠曰唐用鞞袍謁先聖雖不詳其制疑今之絳紗袍也上曰絳紗臨臣之服豈可服此謁聖乎予將服衮冕以謁

友已

元年永樂七年春正月帝遣太監黃儼鴻臚承劉泉賜誥命李

之城事權弘言箕子大有功於東方宜有碑記顯揚其德乃命

十季良撰暨季良字巨卿號春亭典文聰明好學遊牧園陶

隱三峯陽村之間得師友淵源之正性固執宣德間賀白雉

表詞中有唯茲白雉之語曰茲字宜中行諸公曰不屬上句

為中行遂與取旨世宗是諸公議季良固執之曰耕當問奴

織當問婢至於詞命當倚任老臣不可輕許他議○對馬島

倭犯邊六月遣季從茂征之上餞于漢江船搃二百二十七

軍搃二千二百八十費六十五日糧以行奪賊船四十四焚

戶二千斬首百五十三生獲被虜中國男女百四十六七月

丙午班師拜從茂貧成餘各賞賜有差○汰冗官所汰者甚

衆朴嘗以諫大夫一負已啓矣尹淮謂元肅曰諫官豈冗官

乎宋仁宗增置諫官四負史書以為盛德且前朝諫官十三

負今只七人已為省矣况上新即位首省諫官後世以為如

何肅以聞上深以為然從之○九月定宗昇遐○罷五教只

留禪教兩宗盡葺中外寺社奴婢田屬公○領議政南在

卒在字敬之号邑亭高麗道士策開少登科通古達今有經

濟才文章平正清麗數法初自中國來在獨窵得世謂南數

奉使大明南京始通道理艱阻坐轎中手布數度前幾里有

山有川毋不洞然華人異之第閭預芳碩亂太宗曰在素不  
與閭同心庇私第獲免其母意必死哭甚哀在拔其鬚送母  
遂汝宜寧尋召還在好酒然謹言語日與客基曰生人有氣  
必有言：則不及朝廷解矣終日著基可以避言諱也孫智  
為監察詣臺還白有吏入庫潛懷錦而出不忍抵法又不可  
任其盜竊故使還入如是再三吏方覺吾意亂錦而出惶赧  
而走喜曰吾無可誨矣自此更不問居官所為也墓在佛  
巖山東花蝶洞太祖既定健元陵與憇前嶺命名忘憂以其  
下民田為在守塚戶賜以園陵嗣田地以寓萬世後培葬之  
意

子庚

二年始置集賢殿上勵精文治選文學之士十人充其選後  
增三十後改二十負十人帶經筵十人帶書筵討論古今納

誨論思朝夕宣飯命中官為對文章之士彬：輩出尚慮其  
不能專意講讀選年少有才行者許暇遊山讀書官給供具  
召副校理權塚著作辛錫堅正字南秀文等曰聞汝年少有  
將來自今除其仕各安於家專心讀書以著成效其學書規  
範受大提學卞季良指畫殿南有大柳曰鶴來巢子皆白敬  
年周布列顯要皆出集賢癸酉年  
等領大行王祭文謚誥兩上以白衣烏帶翼善冠迎入魂殿  
行禮上朝上王于樂天亭詔使緇至迎入設宴使臣聘望歎  
曰天設仙境殿下得間怡養最好上獻壽上王進退之際敬  
謹中禮亮歎曰新殿下敬朝廷敬老王忠孝無全吾奉行侯  
國多矣未有如新殿下之賢也老殿下既遺遺世事付托得  
人優遊境外可謂至樂遂吟古語曰有錢難買子孫賢○七

開柳畫枯或謚柳誠源曰禍必自  
柳始之誠源敗而集賢尋罷也

○帝遣禮部員外郎趙亮

月王大祀殿薨于壽康宮別殿大祀瘧病彌留上晝夜不離  
側湯藥飲膳非親嘗不進及薨喪制一遵古禮數日不進膳  
上王辛苦次源泣勸之時方暑濕去床伏苫次日夜痛哭左  
右密以油紙藉其下上知之命撤去大雨水入廬因代言等  
泣請暫移別處比明遂次上王遣趙末生諭以易月之制上  
曰予讀史至此等處每為之赧然今反忍行此制予三年之  
喪雖不敢復請十三日釋服誠所不忍末生還啓上王泣而  
許之大妃陵寢石室蓋石廣厚難輪上王幸石所命工椎破  
為二謂上曰此無益死者有害生民今日事永為成法上王  
遣尹淮諭上陵傍初寺其令議之上謂淮曰佛氏之偽予非  
不知但安陵之後空谷閭寂此予所不忍也許稠等請建小  
寺柳廷顯曰今兩上動法古聖願置寺以為萬世法從之

辛丑

三年修築都城時都城頽圯上王曰吾當其勞以逸遺主上  
不亦可乎命發諸道民丁三十萬築之○尊上王為聖德神  
功太上王○命世子入學上曰八歲入學古制也今世子年  
八歲宜擇日入學世子率僚屬至大成殿酌獻畢束脩禮于  
博士陞堂受小學而還遂為定制○皇朝賜世子七章冕服  
先是皇朝賜我國九章冕服秩視親王惟世子未有賜國人  
咸以為嫌至是奏請遂允○建永寧殿禮曹啓曰宋紹熙五  
年建四祖廟於太廟之西奉僖順翼宣四祖祖祧主歲令禮  
官薦獻今我穆祖大王當遷乞依此制建別廟於太廟西号  
永寧何如敬依○以南閭李濟追配太祖廟庭太上王謂柳  
廷顯曰麗朝配享六人而我太祖配享只四人開國之時南  
閭倡於外李濟應於內後雖有罪不可廢其大功贈兩臣謚

并配廟庭○帝將北征奉勅進馬萬匹以助軍興

寅壬

四年召還黃喜拜禮曹判書讓寧大君之廢喜以為不可免為庶人貶交河言官論之不已上遣吳致善喜諭旨曰予不欲一日離左右今大臣臺官論之不已不可居兩京間移鳳卿：貫南原卿其將母任便偕任致善復命問喜何言對曰皮骨則父母生之衣食服從皆上之恩臣敢背德遂源泣至是命召屬上曰喜前日適誤耳為國不可無此人即拜是職○五月太上王薨行三年喪禮曹請用易月之制上曰易月之制漢唐中主所為非先王之法大妃之喪予再請於父王山陵之後乃釋服今欲釋於二十五日則反不及前喪予欲衰服三年而卒哭後則以白衣視事若遇喪事皆用衰服祥禫之制一遵古禮百官可依易月之制政府六曹啓曰太祖

喪上王從易月之制而宮中窻行三年之喪故敢以此啓但臣子一也殿下方在衰經而羣臣釋服有違於義乞令羣臣於卒哭後釋服許之許稠謂君臣一體今聖上衰經三年羣臣既葬即吉可予請治事服禫陪祭服衰以終制○命在朝官吏物故歸葬者令所經邑給車牛○命司憲府四品朝官毋得庭下問事禁府提調柳廷顯等啓曰司憲府非承王命而本府鎮撫都事輒以所由呼來入庭持平以下皆坐椅聽言有違王旨上召掌令皇甫仁問之對曰三品則檻外四品以下庭下問事本府古例也傳曰四品朝官非承王命而跪於庭下踞坐問事非矣自今無或如此○青山縣監卓社以罪定屬官杖社謂君喪輕於父母喪禁府照律比大明律謀反大逆凌遲處死命減死杖一百官杖定屬籍沒家產妻子



為收○左議政朴訥卒訥字仰之號鶴巢佐命封少受知  
於太宗位極人臣家又甚貧一日太宗枉訪立門前稍久始  
出迎拜上怪問之對曰臣適炊粟為飯既入口數噍而不下  
以此少遲上嗟歎乃賜青門外鼓岩田若干畝至今子孫世  
傳云

五年帝遣禮部郎中楊喜賜謚賻祭使臣白衣烏帽以親王  
例行賜祭禮于廣孝殿上幸太平館行禮上泣使臣亦泣曰  
見世子德容如主上一國之福當宴孝寧行酒上起立使臣  
歎曰昔蜀府殿下入覲皇帝命東宮往迎東宮讓路今主上  
之待孝寧猶是也使臣百官衰服陪祭歎其合禮○命集賢  
殿官皆兼史職上曰予觀高麗史踈畧太甚今惟史官一人  
豈能盡記國家事哉集賢殿常在禁中亦足記事命申穡魚

卯癸

變甲鄭麟趾等皆兼史職○命柳寬尹淮改修高麗史初鄭  
道傳等因李穡李仁復所撰金鏡錄修麗史而以元王以下  
事多僭擬改稱宗者書王稱節日者書生曰朕書予詔書教  
至是上曰若孔子之春秋則托南面之權成一王之法王不  
稱天吳楚僭王貶而書子筆削與奪裁自聖心及左氏作傳  
則楚吳於越一從其自稱而書王未嘗有改綱目雖曰本春  
秋書法而其分註則僭偽之邦竊名號者亦皆不能窺聖人  
筆削之旨則但當據事直書褒貶自見不必輕有追改以沒  
其實也乃命寬淮悉從舊史○尹淮字清衡文章冠一世  
然性喜酒一日在家沈醉大卧世宗遣中使急召扶起上馬  
宿醉未醒及至上前從容代草王言揮翰如飛皆合睿旨上  
曰真天才也時人語曰文星酒星聚精生此一賢世宗命飲

酒母過三爵自後凡宴會必飲大椀名雖三爵宗倍於人上  
聞而笑曰予之戒飲適所以勸飲也少時暮投逆旅主人兒  
持真珠出落於庭有鵝吞之俄主人索珠疑縛之公不為卡  
只云彼鵝亦繫吾傍明朝珠自鵝出主人慙謝曰昨何不言  
公乃曰昨日言則主人剖鵝覓珠故忍辱以待耳嘗莅辨定  
都監有兄弟爭訟其兄不勝訴憲府憲府曰尹公正直必無  
枉其兄指天誓曰枉則尹死無枉則我死此俄而出未及門  
而暴死一府異之○御經筵講通鑑綱目徹卷謂尹淮曰真  
西山云綱目卷秩多人主未易盡覽予讀此今已三年矣又  
曰予於書史過眼則不忘其聰明好學天性然也每日四夜  
求衣平明受朝次視事次輪對次經筵盛暑極寒未嘗小懈  
勵精圖治終始如一敦睦九族友愛二兄東北賓服境內晏

然時稱海東堯舜云○右議政柳寬上書引韓愈太學彈琴  
詩序宋太宗賜酺故事請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為令節大  
小臣僚選勝遊樂以形容太平氣像許之○領議政韓尚敬  
卒尚敬字敬叔號信齋居家克儉事母篤孝三功臣獻  
壽稱觴太宗曰予即位初卿告予以后克艱厥后曰非知之  
艱行之惟艱予今不忘對曰上既不忘臣言敢更一言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上稱善

六年文皇帝崩上謂大臣曰太祖遺詔天下服喪三日而除  
此為州縣吏民而言君臣之義至重予不忍三日而除令羣  
臣三日而除予則欲於三日之後權着白衣視事至二十七  
日即吉

七年仁宗洪幸西郊觀稼按轡徐行觀兩麥茂盛欣然有喜

巳乙

辰甲

色登孝寧別墅新亭

龍山立石里

適時雨沛然上喜甚名其亭曰

喜雨令申穡書額卞季良記之○五月仁宗皇帝崩宣宗即

位○行久任法初久任之議起於河崙嘗言大明專以久任

官職維持天下太宗嘉納而未即施行及上即位柳廷顯許

稠勸上行之至是稠為吏判上決意立法中外喧然集賢殿

言守令六暮之不便皆不聽是時中外晏然百姓安堵立法

精密官吏奉職益勤○命儒臣侍講東宮上命弼善鄭麟趾

文學崔萬里更番入侍世子講論或陳古今嘉言善政或說

民間疾苦謂書筵官曰世子常在宮中恐違節宣近日命隨

朝衙郊外行在不與偕行恐其為玩戲所移○命儒臣分讀

諸史上以經筵官於左傳史記漢書所記或不能對命鄭麟

趾等分讀諸史○左議改致仕柳寬卒寬

字敬夫初名觀芳慶亭謹文貞

前

午丙

朝科聰明過人清儉自守搆第興仁門外茅屋數間外無闌  
垣太宗令繕工監夜半設把子不令寬知嘗霖雨經月屋漏  
如麻寬手傘庇兩顧夫人曰無傘之家何以能堪對密設酌  
以濁酒尾盆置階上一老牌以一沙鍾進酒而已冬月赤足  
曳草鞋出見客有時持鋤巡菜圃引年致仕命給第四科祿  
終其身

八年

宣德元年

始令百官輪對○帝遣使賜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通鑑綱目等書○始行六典續錄○賜咸吉道都節制使河

敬復衣馬敬復鎮撫邊境野人畏威不敢近上聞而重之賜

書褒之曰甚苦暴露卿有老母邈在晉陽卿以壬寅赴邊境

之急不遑省覲仁以撫卒威以禦賊予之倚卿隱若長城然

倚間之望陟此之思已五年矣予何頃刻而忘于懷耶古語

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則卿之盡心塞上豈非孝之大者乎。且予體卿之意特加存恤。卿毋。卿宜自寬為予效忠。今遣洪師錫賜卿宴。仍賜衣冠馬匹。至可領也。夏暑強食自愛。○立禁府三覆法。時有宮人盜御庫財。當斬。司諫高若海論奏。上嘉納焉。○九月移御行禧宮。翌年二月還御昌德宮。相臣李穰黃喜等扈從。世子未動。駕前先行。憲府公緘問。倘上命召就職。○閱武箭串前一日。五衛諸軍結陣壇南。平明動。駕百官具甲冑陪從。大駕入。幄次。兵曹啓。致信砲。王世子以下具甲冑。以次入。就壇前。分東西北向立。上被金甲登坛。王世子以下四拜訖。正二品以上及六代言升壇。上從二品以下百官分左右列立壇前。吹大角三通。左右廂五衛官吹角。應於是。放砲鼓譟。變陣挑戰。為勝負之形。凡五變陣而罷。摠六千六

百餘名。○復行戶牌法。初太宗行戶牌。以民不願。罷之。至是卞季良曰。為一邑之主。當知一邑之戶口。為一國之主。當知一國之戶口。今民憚戶牌者。欲脫漏戶籍。規避賦役耳。法宜當行。上然之。○俞以陳魚腊給館學生。戶曹請以司宰監陳魚給民收價。上曰。是與民爭利也。命給館學。

未丁  
九年重試取鄭麟趾等十二人。賜恩榮宴于禮曹。以平城府院君趙涓貧成權軫為押官兵判黃象為赴宴官。命代言金孟成金赭宣醞翌日上箋謝恩。○左議政柳廷顯卒。上以白袍烏帽黑帶率百官出禁川橋。舉哀。柳寬之卒亦舉哀。○建長生殿前此國恤時。梓宮每臨時取辦。鄭陔請預造壽宮。始建長生殿。仍使陔廣取黃腸木造壽咒。大恤之制始無憾矣。

申戊

十年帝遣鴻臚少卿趙泉兵部員外郎李約領冊立皇太子  
詔○以帝勅選進知淳昌韓泳灯女○帝賜世子六梁冠上  
慮世子冠服無制遣卞季良奏請故也○領孝行錄上聞晉  
州民弑父瞿然曰許稠每以嚴上下之分勸予今果然矣遂  
議悖孝悖厚風俗之方卞季良請廣布孝行錄等書使民讀  
習乃命僕循改撰孝行錄以進

酉巳

十一年領農書直說上以五方風土不同樹藝各有其宜命  
諸道訪老農已驗之術以聞命鄭紹詮次領于中外○設宗  
學選有文行者為博士以教宗親自是宗室咸遵禮制○罷  
左議政黃喜職喜欲緩監牧官太石旬之罪請於臺官李審  
之子白堅憲府論劾罷職而不出代翌年復拜諫院又論之  
且言交河屯田請受事請罷之答曰凡事是非間無隱盡陳

予甚嘉之調元大臣聽甬等之言豈可輕易拒絕○遣親第  
誠寧君裊朝京先是國人常患金銀非土產而歲貢難繼乃  
遣裊具由陳請帝特許以土物代進優待誠寧賞賜甚厚勅  
諭曰朝廷所遣人等玉但以禮待無以贈遺以王父子敬事  
朝廷朕所深知非左右近習所能間也○八月朔日食上素  
服出御勤政殿楹外救食御座設無足平床不設繖扇儀仗  
侍臣亦以素服公立殿庭百官各詣朝房侍衛○左議政趙  
洵卒洵初名十三中進士太祖即位以雲鈞之任不離左右  
嘗為吉州按撫使勦除巨魁威振北方錄佐命功封漢平府  
院君太祖喪特命侍陵○鐵城君李原卒原字汝山受學于  
姊夫權近十五進士十八登第鄭圃隱主試歎曰文敬圖父不  
以矣錄佐命進左揆朝京帝奇之曰黃鬚宰相後須復來為

戊庚

首相九年政務寬大不喜更張有忌原者欲抵原死上重違  
臺諫謫礪山卒

十二年禁笞背法○除老幼禁身教自今十五歲以下七十  
歲以上除殺人強盜外不許禁身八十以上十歲以下雖犯  
死罪勿亦禁身拷訊據衆證定罪○命修五禮儀上慮五禮  
未備命許稠姜碩德等採洪武舊制及東國儀禮參酌損益  
裁自聖衷○行親迎儀教曰婚姻三綱之本正始之道故聖  
人制為親迎之儀而本國風俗男婦女第非古也自今王子  
王女婚姻一從古禮以為民先

亥辛

十三年上幸東郊迎致讓寧大君設宴慰之夕後還宮兩司  
論其不可請勿復召見時右議政孟思誠刑曹參判申槩入  
侍無一言臺臣以大臣法官一言不啓請問備思誠以曾已

啓達為谷申槩谷通以素無風節遲晚他日上謂金宗瑞曰  
卿嘗為言官數言讓寧事是不度予心也以天倫言之位固  
讓寧之有今予代之享有一國之奉况匹夫於兄弟隱惡揚  
善使立於無過之地不幸罹罪辜則或納賂或乞哀使之得  
免者天下之至情予為一國之主反不如匹夫而不能庇一  
兄弟卿知此意以諭諸人予將召致京第常見之以盡友  
于之道讓寧既佯狂避位能隨時韜晦浮沈取容內外上下  
無不得歡心上亦尊愛每迎入禁中置酒相樂至情無間世  
祖即位王子大臣多被誅戮而能以智自全光廟亦尊禮無  
嫌人不以讓位推賢為難而以能全始終為尤難光廟嘗問  
我之威武何如漢祖對曰殿下縱威武必不溺儒冠矣又問  
我之好佛何如梁武對曰殿下縱好佛必不以麩為犧牲又

問我之拒諫何如唐宗對曰殿下縱拒諫必不殺張蘊古其  
談諧寓諷如此天資侷儻酒色游獵之外他不好著孝寧嘗  
作佛事請讓寧讓寧率畋人射士牽黃犬載獵具陰使射獵  
往預佛事孝寧方拜佛扣頭俄而庖人進炙御人進酒孝寧  
正色請曰大元今日姑止酒肉讓寧笑曰吾平生天授福甚  
厚生為玉兄死為佛兄不亦善乎自少能文章而佯若不知  
書者晚歲題僧軒曰山霞朝作飯蘿月夜為燈獨宿孤庵下  
猶存塔一層其猖狂放迹宗同泰伯崇禮門額即讓寧筆方  
正典嚴可以想見其為人也○左議政孟思誠崔瑩孫婿父  
希道以孝旌閭見麗李政亂棄官畋溫陽五峯山下號東浦  
思誠又誠孝丁母憂廬墓三年不觸墓栢而枯公痛哭翌日  
豕為虎所殺人謂孝感相世宗謚文貞清潔簡古在相位持

大體飲食常以祿米一日夫人以新米進飯曰祿米陳不可  
食故借諸隣思誠惡之曰受祿當食祿何事於借嘗以享官  
齋昭格殿夢有隸傳呼七星入矣下庭祇迎第七獨谷成相  
及獲罪將就市賴獨谷救免平生事獨谷甚謹沒後雖雨雪  
過祠必下解音律嘗執一笛日弄三四聲關門不接賓客有  
稟事者令人開門引接夏則坐松陰冬則坐蒲茵去則關門  
人到洞口聞笛聲則知其必在也嘗觀省溫陽不入官舍時  
或騎牛陽城振威倅聞其來候於長好院見騎牛人呵避之  
乃曰汝以溫陽孟古佛言之兩倅聞之驚惶走出墜印崖下  
深淵後人名曰印沈淵家甚狹小兵曹判書以稟事來到值  
兩處：漏下衣冠盡濕判書還家歎曰相公之家如是我何  
外廓哉撤方構之廊

十四年親行視學議試取節目黃喜等曰為試取而視學不合古制而試學為輕上是之八月親行養老宴于勤政殿二品以上於殿內四品以上於月臺五品以下至庶人於殿庭老人陞殿之時上起立於座翌日中殿宴老婦於思政殿○正中宮位號禮曹啓曰古典天子之配曰皇后王之配曰王妃至於宮人則各有稱號以相別本朝之制王妃稱某妃世子嬪稱某嬪皆加徽号有遠於禮請遵舊制只稱王妃世子嬪依允○領議政李稷卒稷字吳庭号亨齋開國佐命封星山大提學謚曰文景為吏判銓注公正人比諸山濤嘗因風災請自今銓注之際召臣等於前九品以上皆親問賢否而除之則冒濫者無所容上曰今委卿等銓衡何必親執班簿予稷天資敦重器度凝遠輔相四載台司廿載善治善終綽為元臣文章渾厚奉世

子朝金陵涵蓄中華群名文物以盡大規帝御樓樓親賜宴賜詩命和熯然為王國之光其戒子孫詩一篇忠厚惻怛有典刑

十五年廟祭始用雅樂初高麗睿宗時宋徽宗賜祭樂咒鐘磬各一架琴瑟笙竽簫管等咒各二部紅賊之亂散失殆盡有老伶人持鍾磬二咒投池中得存高皇帝文皇帝皆賜樂器然拜不中律八音未備當祭磬用瓦磬鍾亦雜懸至是柅黍生於海州磬石產於南陽上慨然有革古更新之志乃命朴堧造編磬堧取海州柅黍積其分寸依古說制黃鍾一管吹之其拜差高於中國黃鍾之音因考前賢之議曰地有肥饒黍有大小拜音高下代各不同陳暘亦云不如多截竹候氣之為正然我國地偏東極與中土風氣頗殊難以候氣乃



用海州秬黍粒形似蠟燃成差大積分成管以一粒為一分  
累十粒為寸法以九寸為黃鍾之長三分損益以成十二律  
適月製新磬二架以進曰今造磬形樣一依中國拜音則中  
國之磬蕤賓其拜反高於林鍾夷則同於南呂應鍾下於無  
射當高者反下當下者反高恐非一代制作之咒若依此而  
決無諧叶之理故謹依中國黃鍾之拜以製黃鍾之管因以  
損益以成十二律管吹之以叶律上命取新磬二架大明所  
賜磬一架簫管方嚮等咒以新製律管協之上曰中國之磬  
果不諧協今新磬得正拜音清美制律較音出於意表予甚  
喜焉但夷則一枚其拜不諧何也堧即審視曰限墨尚在未  
盡磨也即磨之墨盡而拜乃諧雅樂以正用於朝祭制作度  
數悉經睿裁堧精通律呂每坐卧手於心肖之間為憂擊形

嘯於口吻之間為律呂拜積十餘年乃成擢為慣習都監提  
調專掌樂事又製自擊漏簡儀臺欽敬閣仰釜日晷惟護軍  
蔣英宗仰承睿旨運奇聘巧時謂二人應期而生○遣崔潤  
德率諸將討平建州衛建州指麾李滿任標畧閭延等處遣  
潤德等將萬五千五百餘兵七道俱進獲男女四百餘名得  
牛馬百七十餘頭凱還上欲親迎于慕華館黃喜等曰不必  
親臨遣知申及集賢學士迎慰亦足為一時之榮觀從之告  
廟頒赦以潤德為右議政其餘論賞有差御勤政殿設宴慰  
戰亡士卒招魂致祭潤德國初名將雲海之子膂力過人挽  
強射堅已亥從征馬島至是上謂金宗瑞曰卿曾言潤德可  
為首相卿與大臣熟議以啓皆曰潤德公直廉勤為首相無  
愧也遂拜相又拜都按撫使出鎮西邊御慶會樓親餞之甲

寅賜書曰甚若暴露卿奉國忠勤宣勞中外以廟堂重臣出鎮藩垣威敵鎮邊以紓予憂深用嘉之屬當嚴沍之時慎興居之節今遣內官嚴自治錫宴以勞仍賜衣一襲至可領也卒謚貞烈○五月建文昭殿初太祖既立宗廟又置啓聖殿以奉先王及太祖昇遐號祝殿仁昭改文昭太宗原廟號廣孝各在都中上議卜地于宮城內仍號文昭奉兩廟位版安于親殿受賀頒赦教文畧曰歷代帝王既立宗廟禮尚太古所以神之也又原廟事以平生所以親之也原廟之設歷代不同宋朝合諸觀神御安於景靈宮乃得情禮之中今原廟各異非惟不合古制慮後世子孫各立其廟百世之後神廟不勝其繁肆僉禮官初立一代之規定為萬世之典○上召黃喜曰集賢學士以予不聽其諫而避退如何喜乃親注十

八學士家力勸其後朝趙重○築寧邊樂山、城時北狄屢寇邊黃喜為都體察使定樂城址置都節制管判官李禎漢

曾祖董治

十六年頒三綱行宗上以天經地紀浸以失真臣不能盡臣道子不能供子職妻不能全婦德命儒臣編集古今忠臣孝子烈女之卓然可法者隨事紀載並著詩贊尚慮愚夫愚婦未易通曉附畫形廣布中外

乙卯十七年撰資治通鑑訓義上命尹淮權等于集賢殿撰訓義博采羣書隨事夾注據胡三省音註及源委釋文集覽等書刪潤之字釋翻音莫不詳備親加修正或至夜分曰近日看得此書頗覺聰明日增眠睡頗減也書成賜名曰思政殿訓義○以同副承旨金宗瑞為咸吉道都巡問使開拓四鎮

初高麗尹瓘逐女真亂六鎮太祖戊寅因孔州公儉古址築石城以其地有德安兩陵是且肇基之地改名慶源太宗已丑移治于蘇多老古營遷兩陵于咸州虛其地至是孟哥帖木兒父子俱亡上召黃喜孟思誠議欲乘虛移鎮教曰今蘇多老孔州鞠為茂草予每念此痛切于懷况豆湍江回抱我疆天作之險甚合於大江為池之意予已定計且幹木河直豆湍之南土地沃饒正當要衝合設巨鎮以壯北門遂命復還慶源府于蘇多老移寧北府于幹木河號會寧遷本道居民二千戶以宗之時沿江州郡久為野人所居宗瑞以承旨出納機宜大被詆遇特擢是任遂命復四鎮之地朝議多有異同宗瑞力主其事議者謂宗瑞以有限之人力興不可成之後罪可誅也上曰雖有寡人若無宗瑞不足以辦此事雖

有宗瑞若無寡人不足以主此事固執不回政已重書諭宗瑞曰予深居九重北門之事遙度而已未得其詳卿於此事慮之熟矣卿其詳度利害以微啓宗瑞密為書以啓曰臣竊聞威德廣被闢國百里者不為不多而莫盛於周文窮兵黷武拓地千里者不為不多而莫甚於漢武又有暗弱衰蕃日蹙其地者固不足道也然以德閉國者易得難失以力拓地者難得易失事同而道不同也高麗始祖力能統合三韓威不及於朔方只以鉄嶺為界其在睿宗謀臣聘智誘剪戎醜遂置九城然旋得旋失太祖天縱聖武起於朔方奄有大東南盡于海西北抵于鴨綠東北至於豆湍爰置孔鏡吉端青洪咸七州誠東方閉國以來未有之盛業也太宗繼世道洽政治漸磨既久夷化為民俗革於善維持鞏固莫敢誰何第

因昇平日久守臣失馭鏡城以北隔為賊藪太宗姑亂慶源  
於富居微示復舊之意其據斥夷狄恢復土疆是在聖上繼  
述耳曩者在朝羣臣獻議曰感慶源於龍城北方措置得宜  
而民弊盡祛矣聖上以為祖宗所守尺地寸土不可棄也固  
執以為不可闕後其議復起喧囂不已乃令微臣往議大臣  
加置寧北鎮于石漠以定界域臣今在北旁無處不見無言  
不聞富居石漠皆非限域之處龍城亦非閉塞之地議者曰  
龍城如秦函谷隘險無比若守於此則胡人不敢向我而售  
姦我民可以安枕而肆志矣是大不然無水可阻何以設險  
無山可據何以為固真所謂四散四戰之地也若以四邑要  
衝宜作大鎮以為主將之所以為四邑之援則然矣倘如議  
者之言以龍城為界猶未免侵憑之患則後之議者必以磨

天嶺為界而又未免則乃以鐵嶺為界而後已前朝之事可  
鑑矣臣又聞歷代帝王莫不重肇基之地漢之豐沛唐之晉  
陽蓋可見矣棄先祖之地而不守忘肇慶之地而不復則謂  
之肯構肯穫而謂有其後子善繼善述而承其前烈乎抑以  
龍城為界者有一不義二不利縮先祖之地一不義也無山  
川之險一不利也無守禦之便二不利也以豆滿為限者有  
一大義二大利復興王之地一大義也據長江之險一大利  
也。有守禦之便二大利也。然則欲以龍城為界者偶未之思  
耳。天相有道孽胡自竄聖上垂機不勞一兵不傷一民克復  
舊壘爰置四邑可謂善繼善述而增光于前烈矣臣又聞成  
大事者不顧小弊建大業者不計小害事巨則弊必生業廣  
則害相隨非獨今時自古為然今四邑之設非為好大復先

祖之地則事莫大於此矣。繼先王之業則義莫重於此矣。何慮乎小弊。何患乎小害。况初年之雪雖云大矣。而頭蓄不甚斃損。次年之疫雖曰大矣。而人民不甚死。若如議者之說。則農牛戰馬。從何而出。軍卒之多。徭丁之衆。尚不減於舊額。又何歎其說之過情。不待明者而可知也。且以去年之事言之。其禍雖曰重矣。比之興富之身。戮承祐之衆。軍龍城之大。敗固有間矣。九年之水。七年之旱。無損於堯湯之盛德。五十萬之凶。於四十萬之突厥。何害於漢唐之大功。况災不過於一年。賊不滿於數千。則何憂何懼。臣又聞古之豪傑。築萬里之長城以防胡。修千里之長堤以防河。且其役民至于十年之久。此則過矣。然後世有蒙其利。我國北連靺鞨。屢被侵凌。自前朝至于今。其禍不泯。城郭之修。甲兵之鍊。當百倍於他

道可矣。雖今年築一城。明年又築一城。無歲不築。何害於義哉。往者以富居為界。而尚無數尺之城。塞邑如是。况其龍城以南之州郡乎。以今思之。籌邊之策甚失。而華人之笑亦宜矣。聖上軫念。謀臣獻議。庶民子來。既築會寧。又築慶源。役不踰時。功乃告訖。况甲山慶興。自能修築。皆有堅城。北方之憂。十已去其七八矣。臣又聞殷伐鬼方。至于三年。周之成役者。乃曰。自戒不見于今三年。又曰。曷月余還歸哉。若是則殷周之民。尚不免成役之久也。自此以降。夷狄益張。征伐益苦。規其故來。頭白還戍邊之詩。則可知矣。非獨中國前朝亦然。初以鉄嶺為閔。後以雙城為界。出諸下道之軍。遣戍於此。戍卒到老。尚未畝家。至於父子不相識。其途道之遠。成役之久。又可知矣。以今日之事言之。霄壤不侔矣。臣又聞。遷邑大事也。

起怨咨傷和氣古人之所慮况遷吾靜居之民移彼豺狼之  
域乎其不怨惡幾希第緣聖策神妙不鞭一吏不刑一民數  
萬之衆縷閱月而畢集於新地大事易就新邑永建其與旋  
得旋失者不可同日而語矣不意浮薄之徒假托初年之大  
雪次年之大疫昏動浮言扇惑人心安者欲動止者欲行幾  
乎沮大事而喪前功矣幸賴聖上之明斷浮言自殄民心自  
安加以至仁浹洽寒者以衣飢者以食民困於役而忘其勞  
卒困於戍而忘其苦古人有言曰毒民不由其上則民懷敵  
愾之心又曰悅以使民忘其勞是已今日之建四邑專以  
藩屏北方也今日之築城郭專以鞏固藩屏也今日之戍邊  
圍亦欲禦賊而安我民也然則今日事非可已不已而輕用  
民力也非好大喜功而窮兵黷武也夫民至愚而神豈不知

此意民有與臣言曰會寧慶源今已築城矣所當築者惟鍾  
城與龍城耳惟此二城既築則我輩無憂矣信斯言也其他  
庶民之心從可知矣去年慶源之禍可謂慘矣而民無懼色  
散者聚逃者復力農安業無異平日以今日之事觀之他日  
之歎死勿去可期也或有不勝銳氣自出赴敵能斬敵首者  
有之以注日之勢考之異日之親上死長亦可期也以慶源  
一邑之事推類則三邑軍民之心蓋可想矣臣久在北方熟  
觀野人之心雖父子兄弟之間有欲則相殘相害無異仇敵  
縱使日費千金難以結其心或結之以利益則又肆其毒  
矣莫若外懷綏示之惠內修備禦之事則我勢自強彼勢自  
屈以自強之勢乘自屈之隙則可以得志矣臣之欲汲於  
築城郭繕甲兵訓士卒蓄糧餉者良以此也若城郭完固甲

兵堅利。士卒訓練。則四鎮之人足以自守。自戰矣。奚待他兵之助。其賊覆之。永息。賊心之永服。難以預料也。臣抑又思之。新徙之初。僅以數尺之寨。尚能固守。況今石城既築。何憂自守。民無所儲。官無所蓄。因以之飢饉。亦免餓殍。況今連歲有年。民有餘粟。官有餘蓄。何憂食盡。官無尺寸之求。民無絲毫之出。何由財益。民志已定。連逃日減。何由逃盡。鍾城畢築。則民力自休矣。何患力盡。若龍城勢非汲。何必速成。待其財力有餘。然後為之。未晚。臣又聞之也。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暴。是雖善人。未百年則不可以言治。況新邑之設。未十年乎。何可以一事之得。一事之失。遽為憂喜也。伏望聖上不求速成。不貴小利。不計小弊。不慮小患。積以歲月。持之悠久。則浮言自息。民心自定。民弊自去。民怨自絕。民食自足。兵力

自強。寇賊自屈。新邑永固矣。然臣之所言。似不可盡信。初年之雪。言者以為頭匹盡死。臣則以為不然。次年之疫。言者以為人民幾盡死亡。臣則以為不然。朝議多以彼為直。以臣為曲。指彼為忠。指臣為邪。臣於是時。痛心同極。以今規之事。各有迹。卒不可掩。未知孰為忠。孰為邪。孰為公。孰為私。之分。忠。忠邪之辨。惟在聖鑑之明耳。自古在外達事之臣。必遭讒謗。不能脫禍多矣。前朝尹瓘。蓋其一耳。瓘以巨室大功。幾乎未免。况臣無尺寸之功。無建事之才。而所為多舛。寧不寒心哉。上即遣中使嚴自治慰諭曰。今見卿書。北方之事。無憂矣。賜御衣一襲。辛酉。始設鍾城。穩城。與會寧。慶興。慶源。為五鎮。從南民以實之。築江邊行城。藩胡之在江內者。有難一時驅逐江內地。在長城者。割而與之。富寧。車輪。嶺外諸處。是也。

卯乙

後為茂山府宗瑞既設諸鎮日置酒張樂大饗將士吏民苦之或言不可宗瑞曰風沙絕塞將士飢苦吾以約始之後必無終一日夜宴流矢中酒樽左右驚擾宗瑞自若人請其以乃曰奸人試我耳何能為哉人稱大虎

十七年正月宣宗皇帝崩英宗皇帝即位○遣宜城君南智奏請書籍奏文畧曰本國自來書籍鮮少臣今所注胡者省音註資治通鑑及趙完壁源委編帙放失多有欠缺又金履祥通鑑前編陳桎歷代筆記丞相脫撰進宋史等書本朝無有臣願得各項書冊逐一講究伏望頒降帝勅諭王奏請書籍今歲去音註資治通鑑一部其餘書板損缺待刊補完備頒賜

辰丙

十八年

正統元年

復行議政府稟政法國初設都評議司摠一國

巳丁

之政後改議政府其任如初太宗十四年以大臣不宜親小事遂許六曹直啓自後事無大小皆啟六曹至是復依太祖成憲令六曹各以其職先稟政府商度可否啟聞取旨還下六曹施行惟吏兵曹除授及兵曹用軍刑曹死囚方外刑決仍令本曹直啓即報政府施行如有未當政府從而審駁○俞世子行講武黃喜等啓兵權不可授之世子且今年凶請停役之○俞廣平大君璵為恭愍公芳蕃浚錦城大君瑜為昭度公芳碩後以奉其祀

十九年全羅慶尚道行貢法置田制詳定所由今六等年今九等以上下其稅更定結法○慶源府使宋希美有罪誅希美有侍妓言夜夢賊忽至斬公頭而去頃之有賊報希美大以夢為忌遂閉門不出有一卒挺身踰城拔劍大呼奪其所



掠而還事聞希義拿誅其卒受四品官○減王子科田時以  
旱禁酒大臣請進藥酒上曰禁人飲酒而自飲可乎不許仍  
教曰予以否德災異荐臻下民阻飢而予之子孫衆多徒費  
天祿予宗慙焉其減親子孫科田用答天譴

二十年始製渾天象圭表以定日出入命金墪金鉞蔣英宗  
修七政內外篇作報漏閣筒儀盒及大小筒儀渾儀渾象定  
時儀仰釜日晷日星定時儀圭表禁漏等器皆極精巧其規  
模制度皆出於睿裁又於千秋殿西庭建小閣一間糊紙為  
山高七尺許亂閣中內設玉漏機輪以水激之又作四神十  
二神鼓人鍾人司晨玉女凡百機罔不由人力自擊自行若  
神使然天日之度晷漏之刻上與天行不差毫末又用漏之  
歛水作歌器虛則歌中則正滴則覆皆如古訓以現天道盈

午戌

虛之理山四方作幽風七月詩作四時景刻木為人物鳥獸  
草木之形按節候而布衣以見民生稼穡之艱以寓規省名  
其閣曰欽敬明宗癸丑景福宮火甲寅改建於回基壬辰兵  
燹後光海甲寅改建於昌德宮宣仁門內世宗朝所造定時  
儀尚存而廢不同自始至今比四○行道薦法教曰我國以  
科舉取士而無德行選舉之法是可歎也加有持身方正有  
節義者立心慷慨能直言者與夫士行卓然素聞於鄉者才  
藝特異見信於人者諸道觀察使搜訪以聞○幸孝寧大君  
第孝寧遺疾在宜咸君第病愈上親臨賜宴慰之賜鞍馬賜  
視疾醫衣一襲銀帶笠靴上見補注下沾衿補亦注酒酣宗  
親皆起舞上亦舞還宮夜已半矣○以尹祥為大司成字宗  
資生有異質聰悟迥出及為是任諸生爭先摳衣耳提面授

國子監

二十二

終日屹々不倦一時達官聞人皆其弟子國初以來為師範  
之最文宗朝致仕還鄉卒于鄉以大成為元子入學博士處  
胄監前後二十餘年及還鄉令所居官月致食物退老宰相  
致食物自此始居別洞田野教授子弟憲府啓請復致國學  
教授儒生下政府以重老難致寢其議李退溪答金士純書  
曰醴泉書院祠尹公事伯純來問初漫依報及省其集倭佛  
已甚尊祠未安姑勿建祠只立書院不妨時學官得人如金  
鋤金泮金末三人皆博通經史尤邃性理之學同時選授誨  
人不倦時人稱以三金○左議政許稠卒稠字敬通号敬庵  
謚文敬配世宗廟以書狀從世子朝京道謁先聖廟見董仲舒許衡從祀楊  
雄黜享建白施行嘗侍豐壤雉宮上王吁許稠拄肩謂上曰  
此柱石也自幼瘦削肩背偃僂嘗判禮曹定上下服色截然

有公市井輕薄子疾之號瘦鷹宰相時議葺州邑招汝人皆  
意其猛論稠聞之乃笑男女人之大慾而不可禁者也娼女  
皆公家之物取之無妨若嚴此禁年少朝士將以非義取私  
家之女英雄豪傑多陷於辜臣意不宜葺也竟從其議時有  
倭數戶願居三浦上嘉其慕義許之稠泣諫臨卒又再三陳  
啓厥後果有蔓延難畜之患人始服其先見遇父母忌日必  
服母夫人手縫幼年所衣浣注致備簡嚴方正公廡清勤動  
慕聖賢守法剛正人不敢干以私平居鷄鳴盥櫛冠帶正坐  
終日不見惰容惟屹々以國事為念言不及私論議國政自  
信獨守歷事四朝展布所學朝廟禮樂士庶喪祭悉加撰定  
三典銓選務得賢才七掌禮闈時稱得人恒以輔君澤民為  
已任其於勸農興學育才善俗尤銳意焉臨沒願見都承旨

上侖注見辟人密議蓋國之重事也。元周以判漢成事致仕  
有家法祀事一從家禮子家有過必告祠堂撻之或病不將  
事稍攝行少改舊禮周聞之曰友子於家擅廢家禮是無宗  
子也怒不見稠惶懼晚往其間到日晏又夕注到夜如是累  
日方許接見家法之嚴如此每赴府鷄鳴必詣周家至祠口  
屏翳步入判府亦整衣張燈設侍床以待至必設酌公徐問  
今日有某事何以處之判府曰以吾所見義理當如此公退  
而喜曰人樂有賢父兄此之謂也我朝名相以黃許為稱首  
但二公皆前朝科持清議者以是少之子謂死於端宗癸酉  
任子誠典字文衡性固執嘗為吏判奉公守正閔節不到人或  
有請必反其意有一朝官例當調外寄請南道乃授閔西邊  
郡一文士求華職乃授外教授興德寺僧一雲欲注斷俗寺

未已

戊壬酉辛

誣請往永明寺曰若任斷俗吾事去矣數日批下雲任斷俗  
雲大笑曰已墮吾術中矣每日貪位慕祿老而彌銳可怪之  
甚矣乃拜本職一日忽覽鏡愀然不樂因授鏡曰吾不知老  
之至此也辭職不出○始設進士試  
二十一年令宗簿寺糾理宗親過失○命死刑皆從律文時  
中外死囚百九十人上謂大臣曰如鬪毆戲殺雖律應當死  
本無殺人之心竊盜三犯及盜係官錢糧者類是窮人所犯  
情理可矜予欲貸死黃喜申槩等曰義刑義殺所以刑一人  
而懼億萬人輕刑適所以惠姦寃害善類而有害治道願一  
從律文從之○定四孟朔頒祿法  
二十三年置茂昌閣延虞芮慈城四郡  
二十四年定儒生講經法自講經之廢學舉業者專事駢儻

不讀經書時世子親臨講問一生講書盡傷之盡曰盡一生  
講詩殿屎之屎曰尾一生講禮檀弓為檀木之弓一生講春  
秋鄭突為突然一時傳笑講試之法始此○始行各品行守  
之法

亥癸

二十五年遣使日本書狀再三述易以申叔舟擬差上引見  
曰聞有病羸可去耶對曰臣病良已安敢辭叔舟至日本求  
詩者空集操筆立就眾皆歎服注述凡九朔前此信使之行  
未有若此之完且速也是行刷還被虜男女颶風大作舟幾  
覆舟中有懷孕婦眾欲投水以禳災叔舟堅不可翼蔽之俄  
風定舟行○東良北甫也隱玄來朝上以其嘗殺其父按驗  
俱服合誅之境上

子甲

二十六年時有風水者請塞宮城北路城內造假山以補地

脉修撰李賢老請於川渠禁投穢物以清明堂之水集賢殿  
校理魚孝瞻上疏曰地理之說三代以前無有故儀禮周公  
之制也惟筮卜宅日而已孔子亦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兩  
漢以降始有其術各立吉凶禍福之說惑世誣民唐太宗以  
陰陽雜書訛偽既甚拘忌亦多俞呂才刊正削去才皆為之  
叙其叙葬曰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  
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才  
之言既如此則雖至唐時宗為巫史業至宋司馬溫公葬論  
云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正使宗  
能致人禍福亦豈忍使其親暴露而自求其利耶然孝子之  
心慮患深遠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程子葬說曰卜  
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而拘忌

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胡泳問於朱子曰至事辨之辰更以決於卜筮某山不吉某水不吉既得山水拱揖於前又考來去之吉凶又必年月日時皆合其說則恐不必如此茲曰頂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洞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以此觀之地理禍福之說盛宋名儒亦皆不取也此皆載在經籍歷歷可考固殿下之所洞覽也臣敢誣哉然則其禍福之說用之塚地猶云不可而又用之都邑之地則又未見其可也夫運祚之脩短國家之禍福皆係於天命人心之去留固無閑預於地理是故古之賢臣進戒於君一則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福作不善降之百殃一則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于有仁一則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惟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斯乃不易之定論也且三代以前無地理之法而歷年之永致治之美增光簡冊後世莫及其所都之地豈皆盡合於地理之說乎三代以後都長安者則西漢歷年二百一十四西魏後周隋高祖皆二十餘年唐家至於二百九十年都洛陽者則東漢歷年一百九十六年曹魏西晉四十五年隋煬帝僅十三年都建康者則東晉歷年百有五年宋齊梁陳或五六年或二三十年都汴京者則五季尤短祚或十餘年或止四年趙宋至於百有六十七年由是論之所都之地一也而其國祚脩短之不齊何若是歟臣所謂固無閑預於地理者以此也而謂城北之路塞之則福通之則禍城內之麓補之則吉不補則凶經傳古事何所據依臣誠愚昧未燭其理古者帝王都邑之制必皆面朝背市則宮城之

北果皆禁人行迹歟。况術家以城斷路截並論其害。今觀宮城之址入地之深。計亦繁於文許矣。假如術士之言既已。城斷主脉深入丈許而禁人行於皮膚之上。抑末矣。又補土於既斷之脉。是猶割肉而補瘡。安有血脉之可通乎。如欲通其氣脉。塞城北之路。固非也。築城內之阜。亦壘蓋也。必也先毀宮城乎。然則宮城可毀乎。是必壘之理也。臣又按洞林照膽。范越鳳之所撰也。越鳳五季之一術士耳。其所謂明堂有臭。穢不潔之水。悖逆凶穢之象者。論葬地之吉凶也。都邑之形勢。則不之及焉。蓋越鳳之意。必以神道尚潔。故水性不潔。則神靈不安。而有是之應也。非所論於國都者也。至於都邑之地。人烟繁盛。既庶既繁。則臭穢斯積。必有通溝廣川。經緯乎其間。以流其惡。然後可以肅清都下。其水壘可清之理矣。今

欲使都邑之水。一如山間之清淨。則非惟勢不能行。以理言之。死生殊途。神人異体。塚地之事。豈可用之於國都乎。我國都之形勢。益合於術。而獨此數事。為未盡耶。若未合於術者。頗多而禍福之說。例盡可用。則塚地成局之內。無居民矣。國都之民。盡可出於城外歟。况景福宮之左。臂昌德宮之右。臂尤為切近。可盡撤其民居。予塚地。四神有交路者。傷亡之兆。四維有路者。貧孤之兆。坤上路交者。多淫。艮方路交者。子死。然則國門之直。四神四維及坤艮之方者。盡塞之歟。如此之類。難以枚舉。苟未能盡從其術。則於此數事。獨何憊。此愚臣之所未解也。自古邪說之興。易以惑人。以禍福動之也。試語於衆。曰。某山某水。不利於國。則聞之者。必曰。臣子所未忍。莫敢誰何。此幾他動以禍福也。夫周公孔子。天下之大聖也。

温公程朱天下之大賢也禍福之說前則周公孔子之所不言後則温公程朱之所不取不知而不言則周公孔子為不智知之而不言則周公孔子為不忠知之而不取則温公程朱亦為不忠然則彼二聖三賢獨非臣子而不言不取耶是聖賢反不智不忠於術士耶此理甚明無復可疑固聖學之所洞澈也臣敢誣哉所云造山塞路事報使無妨於今日然非徒有戾於聖賢之道其流之弊可勝言哉今上有聖明之主下有聖嗣為儲副復有賢宰相與講論治道立法定制垂憲於萬世正在此時其可謂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者也今而試用其術則後世必曰某祖某宗聖人也而信用之予不聖於祖宗而敢違之遂以人之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皆係於此時君信焉時相

惑焉狀誣之徒乘隙而進乃說曰其山其地民居可撤其方其門可塞某位某山可低可高顛倒吉凶誣惑人心矣非特此也將恐前朝禋補之說或緇駭而起則必曰某里某坊可營寺剎某邑某山可建塔廟大槩心有所惑則必有所蔽於是君臣上下皆墜於術中謂藉此術可以致歷年之久不懋敬厥德以為祈天永命之案則今日此舉殆非所以燕翼貽謨之道可不慎哉昔我恭定大王命大臣鄭以吾等遍閱葬論取其正論去其邪說集成一書名之曰葬日通要頒布中外然後人心有定王制復明吾東方之為人父者乃得死不暴露而喪親之道無憾矣歲月日時之拘忌我太宗既絕之於前山水禍福之邪說我殿下當正之於後也伏惟殿下遠遵先聖賢之正道近体我太宗之美意許令名儒遍閱地理

之書專以程朱司馬溫公之所論為宗其恠誕不經之說一皆去之亦如太宗之所為殿下又當致建中和之極清道義之源疾於敬德而勿聽無稽之言以天倫為主脉以人心為對衆顧誤天之明命用顧畏于民庶蓋修明子政教使斯道之明如日中天而致雍熙泰和之隆以貽訓于後世務以凝天命而結人心國祚有磐石之固泰山之安則此億萬年無壘之休也區區地理禍福之邪說何足道哉疏入上謂近臣曰孝瞻之論正直予見其書感動於心竟不用術者言上謂鄭獬曰孝瞻父母之葬皆不用此法予對曰臣嘗見孝瞻葬父於家園安咸知非惑於地術者後葬母同原其子世謙世恭葬于廣津之濱其家法然也○盧開字有隣自少經濟自任不親家事世宗朝拜右相兼判兵曹閔夫人孺入謝上曰

非予私恩乃太宗遺旨也為相務存大體不事苛政庶風峻節土芥金玉嘗曰人生仕已出處皆天也仕出何欣已處何戚當順受無慕以前議政歲時來賀立於閭外身長九尺手顏秀穎霜鬢疎爽風采凝重望之如泰山喬岳即之如薰風潤雨

丑乙

二十七年上遣豫命世子叅決庶務受朝叅○廢四郡屬江界徙其民於內地○撰治平要覽上謂鄭獬等曰凡欲為治必觀前代治亂之迹然史編浩多未易遍考閱史籍其善惡之可為勸戒者纂次成書以為後世子孫之永鑑於是聚文學之士分科責成世子鑑視自惟周迄于今及載東治亂興亡可法可戒者纂成之名曰治平要覽又以安不忘危作歷代兵要增修戰艦加設城堡以備不虞○撰龍飛御天歌



上以祖宗積累之深締造之艱後王不可不知俞樾等述  
穆祖以後肇基之迹摠一百二十五章於宮中銀梓賜羣臣  
以為朝祭宴享之樂辭

寅丙

二十八年昭憲王后薨因山時大雨漲江奉于樂天亭議安  
梓宮向方鄭麟趾自外至定南首之禮議改卜日麟趾曰雨  
不克葬春秋譏其無備促令船渡上晚年頗作佛事勅內佛  
堂欲於僧舍親祭忌辰持平許稠諫不聽即率吏隸打破御  
供以沮其行遂以匿侯上怒解乃出○御製訓民正音上以  
諸國皆有國音之文以記其國之語而我國獨無本國雖與  
華語有殊而其牙舌齒唇喉清濁未嘗不與中國同遂仿篆  
籀御製字母二十八字名曰諺文開局禁中俞鄭麟趾申叔  
舟成三問崔恒等撰定之分為初中終聲字雖簡易轉掇無

窮諸語音文字所不能記者悉通無礙中朝翰林學士黃瓚  
時謫遼東俞三問等見瓚質問音韻凡注來遼東十三度鄭  
麟趾序之曰有天地自然之聲必有天地自然之文所以古  
人因聲制字以通萬物之情以載三才之道而後世不能易  
也然四方風土區別聲氣亦隨而異焉我殿下初制正音二  
十八字象形而字倣古篆因群而音協七調三極之義二氣  
之妙莫不該括而轉掇無窮簡而要精而通故智者不崇朝  
而愚者可浹旬而學以是解書可以知其義以是聽訖可以  
得其情字韻則清濁之能辨樂歌則律呂之克該無所用而  
不備無所注而不達雖風舞鶴唳鷄鳴犬吠皆可得以書矣  
夫東方有國不為不久而開物成務之大智蓋有待於今日  
也○以奇處為濟州牧使處辨眩菴天資英發學業精粹家

在萬里峴徒步注來泮宮必誦中庸大學以布衣擢持平官  
至判樞嘗宰延安南大池多產鮒前宰喜食鮒喫及民以鮒  
魚塚嘲之虞乃曰烏可以口腹傷廉遂不食嘗見民採鰻之  
苦平生不啗鰻婦人出入古無蓋頭衲新製元羅以進至今用  
之及為濟州濟俗不葬親、死輒委之壑虞未到州先發教  
使州民備棺槨教以殮葬泮人葬其親自虞始一日夢見三  
百餘人拜於庭叩謝曰賴公之惠得免暴骸無以報恩公應  
於今年生賢孫是歲子掌令軀生子櫛官應教櫛生五子曰  
迥持平迥遠進遵應教俞服進子大升世稱高峯先生迥子大  
揚掌令遵子大恒判尹虞自魯山朝杜門不仕光朝龍潛三  
訪私第虞托以青盲光朝疑刺針以試虞瞪視不目迥竟不  
起而亦免於禍錄清白謚貞武○以鄭甲孫參節為大司

憲甲孫領相昌孫兄時吏曹誤注官常叅日甲孫啓曰崔府

判吏不足數河演判無吏稍解事程而用非其人請鞠之上怡顏

兩解之既出演府流汗翻漿水甲孫莞爾曰各盡厥職非敢  
相害性清直嚴峻見解榜子烏亦中焉即奮鬚怒罵試官曰  
老奴敢狐媚我乎吾兒烏業未精豈可僥倖欺君耶遂鈎去  
之為憲長直道不撓風節凜然人比之獨擊鷗舊例臺諫必  
連幕而次或時飲酒捲帳相屬篩捲帳飲若置酒禁臺官執  
法不飲諫官飲醉自加一日諫官持盃滿戲於帳隙示臺長  
臺長亦戲袖拂之盃從帳隙中而墮圍轉止憲長案前諸臺  
惶惧仕將罷貞節語吏曰彼如鵝卵者何物耶可從所出隙  
中擲之滿座皆服其雅量諫院相傳有盃形如鵝卵可容一  
升許○左議政申蔡卒蔡字子格考寅俞大提多勿鞠於元

氏姑甫三歲窓穴有畫墁元詰之羣兒爭辨槩獨不言指身  
長長不及者果尺元異之曰與吾門者必此寧馨也在政院  
上方銳意貢法築城募民等事屢召入內殿論事故事三公  
押班開印拾命三公有以貧成代行時遣承旨就第議事凡  
百建白言聽計行

三十年三月冊元孫為王世孫

宗端

三十一年英宗皇帝親征北元陷於虜中郅王即位時彗星  
出燕分上憂之曰我國同燕之公安得不干是秋帝陷虜庭  
翌年上又上賓時貢路艱梗人皆憚行鄭陟為聖節使毅然  
辭陛逢闕天子蒙塵皇京被圍一行懼欲遷延陟前進不顧  
及到新皇帝已登極既朝見嚮北行望節賀儀如禮○崔致  
雲字伯新卒世宗甚重公嗜酒御札戒之遂貼壁觀省然

巳巳辰戊

出外夷飲大醉而還夫人檢其頭指壁示之公乃於昏醉中  
檣頭於床加頓首謝罪狀竟以酒病卒上嘗命公註無冤錄  
又命講解律文凡斷疑刑必召公議多所平反○魚變甲字  
先官直卒變甲將赴殿試大提學鄭以吾夢得三級風雲魚  
變甲一春烟景馬希聲離云對偶元相敵那及龍門上客名  
之句與申禱友約曰吾等事君盡忠苟得名遂頊歸養老親  
及入集賢上恩稠疊未忍遽離及得寒濕病以直提學乞暇  
歸鄉至昌寧家作詩曰謝病歸來一室幽荒涼草樹古池頭  
若余豈避功名者只為慈親不遠遊後申禱謂公子孝瞻曰  
余與而翁密約改養乃翁決歸余則負約多慚權貧成蹊曰  
我朝辭爵祿只許稠及魚某也公既歸父母俱存諸弟無故  
朝夕甘旨以娛悅親心為事題壁上曰歸來栖息地隈堵兩

三間風雨兄弟語晨夕父母顏門聽三澗水樓對四牕山只  
要君臣義休官諒不難舊有貨殖契卷悉取焚之真清世一  
閒人也

午庚

三十二年

景泰元年

二月上昇遐

王天性好學手不釋卷沈默寡

言有穆之容聰明睿智則首出庶物之聖寬裕溫柔則宥  
民蓄衆之德制物獨運而有發強剛毅之勢可畏可衆而有  
齊莊中正之敬精義入神而有文狸審察之別每日四鼓整  
衣終日孜孜於是改無不舉事無不治三十年間吏稱其職  
民安其業朝野清明四方晏如號為東方堯舜云

孝寧大君補

字善叔太宗弟二子歷事九朝九十一卒謚靖孝

好讀書善射英廟生

有聖德讓寧一日夜就大君寢所密語曰吾欲自廢君當何  
為大君合掌曰此外無計讓寧頷之而去翌曉大君向壁而

坐太宗聞之驚臨問之對曰夜夢如來教臣曰汝是吾弟子  
是以寒心矣太宗駭嘆而歸世宗省農西郊得雨遂名亭喜  
雨現有子七人良辰稱觴蒼顏白髮婆娑膝下題文殊臺川  
詩曰仙人王子晉於此何年遊臺空鶴已去片月空千秋  
曰有客脚猶健身登雲外樓琴寒鶴不返片月空千秋

朝野會通卷之四

朝野會通卷之五

文宗紀

文宗恭順

欽明仁肅  
光文聖孝

大王諱

珣字

禕之世宗長子昭憲王后

以永樂甲午十月三日癸酉誕降于漢陽私邸在位二年

景泰壬申五月十四日薨壽三十九

一男  
二女葬顯陵揚州三

妃

仁孝  
順惠

顯德王后權氏

東安

領敦寧府事花山府院君專女初

封良媛徽嬪金氏

護單五  
文女

廢純嬪奉氏

尹宗  
礪

又廢遂冊

封世子嬪辛酉七月二十四日薨追尊王后二女  
一男初葬昭

陵山安遷顯陵

庚午即位于樞前悲不自勝衽袖濕盡居廬水漿不入口時  
病疽瘡口未合不處溫室几筵之奉雖隆寒暑未嘗暫廢  
朔望節祭悲泣汎瀾左右莫敢仰視卒哭後聖體未復而宵

肝奮治過於憂勤有請問曰視事者答曰人君耽樂雖引之千歲而不足不然則雖一年亦足矣朝臣之除外任者必引見勉諭以愛民恤刑之意自外還者令各具所見民瘼宗對以聞○殿試親擢權掣為壯元申叔舟為試官以掣擬第四上令進諸試券讀至第四曰此誠壯元也以御筆書第一蹏掣父子壯元皆御賜也○上聞英宗皇帝還京以冕服率羣臣送賀○手教下政府以東班六品以上西班四品以上各舉賢能兼陳時政得失民間癘瘼予將親覽不付有司言雖不中亦不加罪於是羣臣咸宗對以聞上擇而用之○親製陣法有分數形名結陣獨陣合陣連陣軍令章標大閱儀九篇勇怯勝敗之勢二十八變以教士卒以黃守身為三軍鎮撫親行閱武旌旗士卒精彩頓愛上甚喜賜厯馬一匹守身

字季孝  
号儒夫

喜之子五六歲時與羣兒戲有一兒誤墮井中羣兒駭散守身獨解衣濡足以拯之喜聞之曰吾家又生一宰相喜尹平壤宴中朝使黃儼：於稠人中指守身曰此誰家千里駒也問知為府尹子謂喜曰生子如是後日當成偉兒撤賜案上饌及珍玩數事赴司馬試為試官所辱發憤書一聯曰澤民濟世非由第不必平生作腐儒始有寵於英廟後忽躡登卜者金鶴老曰公無憂歲在乙酉必拜相光廟在溫陽浴泉將賀憲宗登極而三公之人遂陞拜右揆曰守身不堪相為此行不可不拜後至領議政謚烈成公公及南智皆為首相常曰男子○置五衛每衛各有五部：各有四統衛有衛將十二負部有部將二十五負統有統將其下又有旅師隊正伍長大以統小：以承大條理不紊而軍政

備矣五衛之分京東部曰左衛此龍驤屬別侍衛千五百人  
隊卒三千人及慶尚道京西部曰右衛虎賁衛屬族親衛親  
軍衛四千人彭排五千及平安道京中部曰中衛義興衛屬  
甲士萬四千百人人補充隊開城府京圻江原忠清黃海道  
京南部曰前衛此忠佐衛屬忠賢破賊衛二千五百人  
及全羅道京北部曰後衛此忠順衛屬正兵三百八十人壯  
勇衛六百人及永安道族親衛屬宗親袒免總麻以上親王  
妃總麻以上親世子嬪蕃親先王先后同忠義衛屬功臣子  
孫忠賢衛屬原從功臣及子孫友屬以上并妾子承重者忠  
順衛屬二姓總麻外六寸以上親王妃總麻外五寸以上親  
先王先后同又屬東班六品以上西班四品以上曾經宗顯  
官文武科出身生員進士有蔭子婚第姪親軍衛屬永安道

人南北道各二十人

未辛

元年申嚴度僧之禁○九月黃海道癘疫大行上自為文遣  
祭之曰理不純陽而有陰物不長生而有死有來必有注有  
神必有鬼固體物而不遺豈癘氣之無主無情之謂陰陽有  
情之謂鬼神無情則不可與言有情則可以理曉予惟水火  
養人而或有時殺人鬼神生人而或有時害人然殺人者非  
水火也人也害人者非鬼神也人也故寒暑雨暘五味之食  
天地養人之能事而人自失其調和則病源作焉故知鬼神  
德感理一天地今之癘氣窳非鬼神之作慝抑亦人自作孽  
耳然適因一人之作孽傳染浸廣積年不止無辜橫罹殞歿  
性命不知其幾豈非天吏送德玉石俱焚乎予以涼德忝為  
一國神人之主常懼有一物之不獲其所者况忍視吾民之

橫罹天札子茲命有司令於所在擇淨為壇分遣朝臣祭以牲醴飯羹申之以丁寧之諭惟爾鬼神思以善繼善收霽乖憤之氣以布生之本德上既通性理之學發為文章操紙立書未嘗凝思又將趙子昂書法或於燈下臨紙精妙入神得寸簡尺紙者如重千金視天文精於候氣預言雷動其時起某方後必驗然不以雜藝留意也嘗謂廷臣曰近覩近思錄所得頗多不似少時讀書也又曰男女飲食之欲最切於人膏粱子弟多以此敗身予每見諸序諄戒諭未知從吾言否也○十一月命求王氏後世襲爵奉麓王祀擇麓朝名臣配享崇義殿上教曰先代之後作賓王家古今通義也我朝革命之初待王氏不古若者乃其時謀臣所為非太祖意也太祖嘗以此疾懷太宗每言此事非太祖意未嘗不痛恨

於心我皇考亦悼此不置嘗欲求立其後而未及焉夫以王氏五百年之祚而祀無其主是豈祖宗仁厚本意耶予以否德叨承丕基仰惟先志是緇欲得其裔依古作賓之義以匹美周家尚慮王氏之後隱在民間者疑懼不出其中外官吏明布予懷悉心搜訪禮以遣之使王氏之祀永有所依成我烈聖之美意於是得高麗顯宗遠孫於公州賜名循禮為副使以奉祀賜土田臧獲亂教官教王氏子弟名其殿曰崇義擇名臣有功德於民者配享○增給成均四學以學以學校風化之源命館閣儒臣輪詣成均與諸生講論頗賜諸生酒食又增給以俸○聖節使朴以昌子安信還到新安館夜半拔佩刀自刎書狀官李翊即往見之以昌曰老臣本無汚名庶將盡忠當初資糧只欲將定數通事輩咸曰今適霾霖入



八站若遇水患勢將餓死請加齋四十斗以徃既犯邦憲將何面目復命遂死上聞之曰萬里辛苦之人初不欲拿而勉從眾請追悔不及其致奠賜棺槨米豆自後赴京使行優給資糧○賜永膺大君珎內帑珍寶上友愛甚篤以永膺世宗所鍾愛撫愛尤至四節衣服皆令尚衣院製給世宗嘗欲盡以內帑珍寶賜之未果及上即位傾帑賜秩悉輸其第於是御厨世傳之寶盡歸於秩矣辰廣平之早卒以養其子於宮中衣服禮秩一如王子臨瀛患疾新愈上詔曰璆素不治產今因疾病避寬弛家賜緡布三百疋

中五

二年二月領議政黃喜卒字慎夫号雁村相世宗兼兵判致仕年九十謚翼成配世宗廟庭松嶽有飛瀑如虹踰龍巖瀑喜懷孕之月流忽逝及生瀑即還流十四補祿安宮錄事二十七登第知中事朴錫命薦以

自代卒為名相世謂朴公知人謫南原開戶七年手執韻書一秩後年雖高於字書音義備考點畫百不一失太宗命召喜戴桶高頂笠子穿碧色襖布團領藍條兒詣政院形貌兀然召見時世宗在側上慰諭囑世宗用之及相舍人每朝問安六卿稟事必坐椅見之一日吏判稟事後俯伏請曰小人某日迎指如得屈枉不勝感幸喜默然既退後臺官論其敢邀首相之罪竟坐重科居家少儀及坐都堂左右不敢仰視時金宗瑞初六鎮入為兵判氣岸凌傲適公會乘醉倚坐黃相命小吏曰兵判之坐不正取物補其床足金不覺驚惶退謂人曰吾在六鎮夜半賊矢着案色不動不面今日汗出沾背嘗於公會自工曹畧備酒果以進黃怒曰國家設禮賓於政府傍者為三公也若虛賜則當自禮賓備供何以私辦乎

置宗瑞于前。峻責之。孟相問曰：金某一代名卿，公何招據甚耶？黃曰：彼性充氣毓，他日居吾等之位，不自慎重，則債事必矣。此王成宗瑞也。後黃乞退，舉金自代。丁父母憂，皆起復。傳曰：喜年踰六旬，予欲親見，開素而適，氣不平，代言司招而勸，肉喜固辭不獲，遂哭。注用素在相府二十四載，務遵祖宗成憲，不喜紛更。處事循理，規模遠大，鎮物之量，得大臣體。太宗世宗倚畀甚重。世宗每稱識句宏深，善斷大事，擬以蒼龜權衡。或有獻愛更之議，必曰：臣之愛通之才，不敢輕議。持論平恕，而及議大事，毅然不可奪。八十致仕。國有大事，必使近侍，就問而決焉。年至九十，聰明不少衰。朝廷典章經史，子集若燭照數計，奏疏獻議，皆手自書。我朝賢相，必以喜為首。而勲業德望，比之王文正、韓忠獻云。一日，將朝，冠服坐椅上，夫人

親具小饌詣前，望見不覺失措，公笑曰：今日始知宰相耶。嘗道遇老翁，衣巾藍縷，曳杖而字黃，駐車曰：方赴公尋當還。君到吾家討飯，姑留翁之。黃家招子，乃作飯食，俄黃還，携翁入室，偃卧，爾汝不知所相語為何事。將去曰：近患懸磬，君可周乎？黃畧以數種儲索，令丘史擔隨之。翁涉露梁，至冠岳山下，給丘史左，即莫知之也。曰：黃牛勝，問何不即言，曰：彼雖畜物，五腸具，能解人言，不忍長短於牛之，許聞也。喜平生服膺斯語，不妄語人，是非也。

平居和易，雖兒孫僮僕羅列，啼呼畧不可禁，或至挽鬚批頰，亦從其所為，嘗引僚佐方濡筆書牘，有僮僕溺其上，但以手拭之而已。與許稠、佐英、廟輔理之迹，載在國乘。但二公皆前朝人，持清議者，以此少之。子致身，字孟忠，判太宗謂喜曰：卿子力學，無愧董仲舒，下帷賜名，董後以不類，昆弟改賜今名。

嘗使燕以秘府宋史一本來第烈成公嘗使從者竊摘園柿  
以歸邀兄共嘗而嘆其美及還園索之鮮紅者盡矣方知見  
相相譴類此世祖幸永膺第聞此事曰吾兄弟友愛亦當如  
之○領議政河演致仕演字洞亮号敬翁文衡賜几恬簡剛  
明風儀端雅出入圃隱之門為世名儒二親年俱八十作具  
慶堂歲時佳節奉觴稱壽措紳榮之歌詠其事堂蓋以茅親  
歿改額永慕子侄請易以尾嘆曰先人舊居豈可改也亦足  
使後世法先人之儉也鷄鳴鹽櫛正衣向闕而坐手不釋卷  
燕居常著烏紗帽去軟脚焚香靜坐終日吟哦人有求詩輒  
援筆書之嘗在春坊作詩手寫河浩亭歎曰河文學作而河  
文學寫亦一人間寶玩也詩思筆法老凡兩絕惡浮屠上疏  
極言悉羅寺觀京外只留三十六寺乙丑拜相至是致仕癸

酉卒年七十八○右議政南智卒智襲宜城謚忠簡讀書七行俱下  
不屑科舉以門蔭世宗起擢至入相文宗大漸受遺輔幼病  
瘖家居而卒河演按嶺藩智以都事受知河在相府南及登  
相位河曰監司非急足幾為都事所躡嘗謁安平大君大君  
與南議婚南固辭且曰河陽馨者金鶴老卜鄙家二女皆舍  
復長歸臨瀛今守寡此其季也不聽乃以女嫁其子友直及  
安平被禍南以瘖免李栗谷曰世宗用人惟賢南智出自門  
蔭黑頭拜三公姜希孟訓子說曰丁卯登第謁南相南相教  
曰筮仕之初持身最難寒門冷族最有豪橫人皆曰彼有何  
恃而敢為此歟三失然後人始疑之世族之子則人以為彼  
必恃此而橫也彼必挾此而驕也人心已疑而一犯撫疑則  
駟不及舌惡言流布安得家：暴白歟世族之子尤難於立

名也今君年少占科魁人之一可疑也連世相門之裔人之  
二可疑也派連戚里人之三可疑也君有三可疑之勢而少  
有不謹則隨其所失人以為酗酒也以為貪淫也以為驕人  
也惡名一加誰肯保君之不為也此反不及寒門子弟也慎  
之吾聞命而退誦為終身之戒○五月上昇邀議廟師時當  
用孝字以其偏於一德故以文上謚王資儀秀偉性度弘簡  
天顏美渥龍鬚甚長明毅仁恕孝友出天奉上遇下一以至  
誠不通拜色聖學高明洞達古今而尤深於性理之學與侍  
臣尚論歷代治亂之機先儒異同之說一歸於理言簡意暢  
至於天文曆籌拜頡皆極其精又善草隸臨朝淵嘿望之儼  
然而與羣臣言溫：如在春風中人亦各盡其所懷焉在儲  
位三十年左右先王負成宗多至叅決庶務功德之及人者

益深矣殘祚之初首廣言路旋別泚慝務農慎刑崇文重武  
尊高年而獎節義減戍卒而緩田賦省浮費而蠲逋欠矜哀  
無辜方恢遠菑臣民仰望至治而遽至於斯街童巷婦莫不  
悲號世宗嗜櫻王手植之候節以進至今滿宮皆櫻桃也久  
在承華春秋嚮高而沈潛學文晝夜不懈每月明人靜或手  
携一冊步之集賢直廬與之問難時成三問等持被夜不敢  
解帶一日刻漏將半意鶴駕不出解衣欲卧忽聞戶外履聲  
呼謹甫三問字而臨公顛倒出拜聖學之勤好士之誠千古所  
罕聞也謚傳千紅萬紫闔春風春盡都無一點紅之句即文  
廟御製也在東宮時出金橘一盤于集賢殿橘盡而盤回有  
御製橘詩半草行書詩曰沈檀偏宜鼻脂膏偏宜口最愛洞  
庭橘香臭又甘口詩與筆皆絕代奇寶諸學士爭欲傳寫自

內催入競持盤不忍釋焉○古東宮在景福宮大內東文廟  
所御書筵侍講之處曰資善堂受朝百官之所曰繼照堂

朝野會通卷之五

